陳書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唐 姚思廉 撰

陳書

第二册

卷一七至卷三六（傳）

中華書局

陳書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王沖 王通 弟勱 袁敬 兄子樞

王沖字長深，琅邪臨沂人也。祖僧衍，齊侍中。父茂璋，梁給事黃門侍郎。沖母，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卒於齊世，武帝以沖偏孤，深所鍾愛。年十八，起家梁祕書郎。尋爲永嘉太守。入爲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太尉臨川王府外兵參軍、東宮領直。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出爲招遠將軍、衡陽內史。遷武威將軍、安成嗣王長史、長沙內史，將軍如故。王薨於湘州，仍以沖監湘州事。入爲太子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三年，以帝甥賜爵安東亭侯，〔一〕邑一百五十戶。歷明威將軍、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出監吳郡，滿歲卽眞。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左民尚書。出爲明威將軍、輕車當陽公府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事。遷平西邵陵王長史。轉驃騎廬陵王長史、南郡太守。王薨，行州府事。

梁元帝鎭荆州，爲鎭西長史，將軍、太守如故。沖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莅人，鮮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藉甚。

侯景之亂，梁元帝於荆州承制，沖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元帝授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衡州刺史。元帝第四子元良爲湘州刺史，仍以沖行州事，領長沙內史。侯景平，授翊左將軍、丹陽尹。

武陵王舉兵至峽口，王琳偏將陸納等據湘州應之，沖爲納所拘。納降，重授侍中、中權將軍，量置佐史，尹如故。

江陵陷，敬帝爲太宰，承制以沖爲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左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遷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將軍如故。尋復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扶。

高祖受禪，解尹，以本官領左光祿大夫。未拜，改領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尋又以本官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廢帝卽位，給親信十人。

初，高祖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卽位，益加尊重，嘗從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其見重如此。光大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謚曰元簡。

沖有子三十人，竝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別有傳。

王通字公達，琅邪臨沂人也。祖份，梁左光祿大夫。父琳，司徒左長史。〔二〕琳，齊代娶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竝知名。

通，梁世起家國子生，舉明經，爲祕書郎、太子舍人。以帝甥封武陽亭侯。累遷王府主簿、限外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子中庶子、驃騎廬陵王府給事中郎、〔三〕中權何敬容府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坐事免。

侯景之亂，奔于江陵，元帝以爲散騎常侍，遷守太常卿。自侯景亂後，臺內宮室，竝皆焚燼，以通兼起部尚書，歸于京師，專掌繕造。

江陵陷，敬帝承制以通爲吏部尚書。紹泰元年，加侍中，尚書如故。尋爲尚書右僕射，吏部如故。高祖受禪，遷左僕射，侍中如故。文帝嗣位，領太子少傅。天康元年，爲翊右將軍、右光祿大夫，量置佐史。廢帝卽位，號安右將軍，又領南徐州大中正。太建元年，遷左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史竝如故。未拜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謚曰成，葬日給鼓吹一部。弟質、弟固各有傳。

勱字公濟，〔四〕通之弟也。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梁世爲國子周易生，射策舉高第，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宣惠武陵王主簿、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鎭京口，勱將隨之藩，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勱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出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候，敕勱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

時河東王爲廣州刺史，乃以勱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勱行廣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勱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黃門侍郎。

侯景之亂，西奔江陵，元帝承制以爲太子中庶子，掌相府管記。出爲寧遠將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勱爲政清簡，吏民便安之。徵爲侍中，遷五兵尙書。

及西魏寇江陵，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勱監湘州。江陵陷，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紹泰元年加侍中。高祖爲司空，以勱兼司空長史。高祖爲丞相，(爲)〔勱〕兼丞相長史，〔五〕侍中、中書令竝如故。時吳中遭亂，民多乏絕，乃以勱監吳興郡。及蕭勃平後，又以勱舊在嶺表，早有政勣，乃授使持節、都督廣州等二十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

將、廣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持節、都督並如故。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勱不得之鎭，留于大庾嶺。天嘉元年，徵爲侍中、都官尚書，未拜，復爲中書令。遷太子詹事，行東宮事，侍中並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度支尚書。廢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太建元年，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百姓饑饉，以勱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勱政績，詔許之。徵爲中書監，重授尚書右僕射，領右軍將軍。四年五月卒，時年六十七。贈侍中、中書監，謚曰溫。

袁敬字子恭，陳郡陽夏人也。祖顗，宋侍中、吏部尚書、雍州刺史。父昂，梁侍中、司空，謚穆公。

敬純孝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釋褐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江陵淪覆，流寓嶺表。高祖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頠。及頠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紇，爲陳逆順之理，言甚切至，紇終不從。高宗卽位，遣章昭達率衆討紇，紇將敗之時，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其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俄轉司徒左長史。尋遷左民尚書，轉都官尚書，領豫州大中正。累遷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

年卒，時年七十九，贈左光祿大夫，謚曰靖德。子元友嗣。弟泌自有傳。兄子樞。

樞字踐言，梁吳郡太守君正之子也。美容儀，性沈靜，好讀書，手不釋卷。家世顯貴，貲產充積，而樞獨居處率素，傍無交往，端坐一室，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淡如也。起家梁祕書郎，歷太子舍人，輕車河東王主簿，安前邵陵王、中軍宣(成)〔城〕王二府功曹史。〔六〕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因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京城，衣冠爭往造請，樞獨杜門靜居，不求聞達。

紹泰元年，徵為給事黃門侍郎。未拜，除員外散騎常侍，兼侍中。二年，兼吏部尚書。其年出為吳興太守。永定二年，徵為左民尚書。未至，改侍中，掌大選事。三年，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

樞博聞彊識，明悉舊章。初，高祖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蕆，生子岊，〔七〕主及岊並卒于梁世。高祖受命，唯公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主客請詳議，欲加蕆駙馬都尉，并贈岊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八〕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九〕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趣為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

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巹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尙晉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之)〔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一〇〕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樞議爲長。

天嘉元年，守吏部尙書。三年，卽眞。尋領右軍將軍，又領丹陽尹，本官如故。五年，以葬父，拜表自解，詔賜絹布五十匹，錢十萬，令葬訖停宅視郡事，(葬)服闋，〔一一〕還復本職。其年秩滿，解尹，加散騎常侍，將軍、尙書竝如故。是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竝出於樞，其所舉薦，多會上旨。謹愼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卽位，遷尙書左僕射。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一。贈侍中、左光祿大夫，謚曰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自有傳。

史臣曰：王沖、王通竝以貴游早升淸貫，而允蹈禮節，篤誠奉上，斯爲美焉。王勱之襟神夷澹，袁樞之端操沉冥，雖拘放爲異，而勝槩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其人乎！

校勘記

〔一〕以帝甥賜爵安東亭侯　「安東」南史作「東安」。

〔二〕父琳司徒左長史　「司徒」北監本、汲本、殿本作「司空」。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此別一王琳。

〔三〕驃騎廬陵王府給事中郎　張森楷校勘記云：「『給』疑當作『從』，官志無給事中郎。」

〔四〕勱字公濟　「公濟」南史、元龜六七二作「公齊」。

〔五〕(爲)〔勱〕兼丞相長史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

〔六〕安前邵陵王中軍宣(成)〔城〕王二府功曹史　張森楷校勘記云：「『成』當作『城』，梁無宣成王。」按梁簡文帝長子大器封宣城郡王，見梁書哀太子傳。張說是，今據改。

〔七〕生子⿱口山　「⿱口山」原譌「⿱日山」，各本不譌，今改正。下同。

〔八〕同姓爲主　「主」原譌「王」，今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正。按語本公羊莊元年傳。

〔九〕駙馬都尉置由漢武　「由」字原本漫漶，今據各本補。

〔一〇〕梁(之)〔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　據南史改。按梁武帝卽位後，追尊其父爲文皇帝。王沖傳言其母爲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與此合。作「文」是。

〔一一〕(葬)服闋　據南史刪。

陳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沈衆　袁泌　劉仲威　陸山才　王質　韋載 族弟翽

沈衆字仲師，吳興武康人也。祖約，梁特進。父旋，梁給事黃門侍郎。衆好學，頗有文詞，起家梁鎮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帝善之，手勑答曰：〔一〕「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當陽公蕭大心爲郢州刺史，以衆爲限內記室參軍。尋除鎮南湘東王記室參軍。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遷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舍人如故。

侯景之亂，衆表於梁武，稱家代所隸故義部曲，並在吳興，求還召募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二〕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邑，頓于小航，對賊東府置陣，軍容甚

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衆爲太子右衛率。京城陷，衆降於景。景平，西上荊州，元帝以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尋遷司徒左長史。江陵陷，爲西魏所虜，尋而逃還，敬帝承制，授御史中丞。紹泰元年，除侍中，遷左民尚書。高祖受命，遷中書令，中正如故。高祖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優渥，超於時輩。

衆性吝嗇，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恆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爲。〔三〕衆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之，後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時年五十六。

袁泌字文洋，左光祿大夫敬之弟也。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脩謹。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歷諸王府佐。

侯景之亂，泌欲求爲將。是時泌兄君正爲吳郡太守，梁簡文板泌爲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京城陷，退保東陽，景使兵追之，乃自會稽東嶺出溢城，依于鄱陽嗣王蕭範。範卒，泌乃降景。

景平，王僧辯表泌爲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僭位，以泌爲侍中，奉使於齊。高祖受禪，王琳據有上流，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蕭莊達琳所。及莊僭立，〔四〕以泌爲侍中、丞相長史。〔五〕天嘉二年，泌與琳輔莊至于栅口，琳軍敗，〔六〕衆皆奔散，唯泌獨乘輕舟送莊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令共入齊，然後拜辭而歸，詣闕請罪，文帝深義之。

尋授寧遠始興王府法曹參軍，轉諮議參軍，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領豫州大中正。聘于周，使還，授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其中正如故。高宗入輔，以泌爲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光大元年卒，年五十八。臨終戒其子蔓華曰：〔七〕「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輒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表請之，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劉仲威南陽涅陽人也。祖虯，齊世以國子博士徵，不就。父之(遴)〔遲〕〔八〕，荆州治中從事史。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蕭莊僞署御史中丞，隨莊入齊，終於鄴中。

仲威從弟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父之亨，梁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廣德，承聖中以軍功官至給事黃門侍郎、湘東太守。荆州陷後，依于王琳。琳平，文帝以廣德爲寧

遠始興王府限外記室參軍，仍領其舊兵。尋爲太尉侯瑱湘州府司馬，歷樂山、豫章二郡太守，新安內史。光大中，假節、員外散騎常侍、雲旗將軍、河東太守。太建元年卒於郡，時年四十三，贈左衞將軍。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汎，散騎常侍。山才少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九〕（纘）〔纘〕弟綰，並欽重之。起家王國常侍，遷外兵參軍。尋以父疾，東歸侍養。承聖元年，王僧辯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高祖誅僧辯，山才奔會稽依張彪。彪敗，乃歸高祖。

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鎭南豫州，不知書疏，乃以山才爲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剋蕭勃，擒歐陽頠，計畫多出山才。及文育西征王琳，留山才監江州事，仍鎭豫章。文育與侯安都於沌口敗績，余孝頃自新林來寇豫章，山才收合餘衆，依于周迪。擒余孝頃、李孝欽等，〔一〇〕遣山才自都陽之樂安嶺東道送于京師。除中書侍郎。復由樂安嶺綏撫南川諸郡。

文育重鎭豫章金口，山才復爲貞威將軍、鎭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曇

朗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於宮亭湖，由是山才獲反，除貞威將軍、新安太守。爲王琳未平，留鎭富陽，以捍東道。入爲員外散騎常侍，遷宣惠始興王長史，行東揚州事。

侯安都討留異，山才率王府之衆從焉。異平，除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入爲鎭東始興王長史，帶會稽郡丞，行東揚州事。未拜，改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尚書，滿歲爲眞。高宗南征周迪，以山才爲軍司。迪平，復職。余孝頃自海道襲晉安，山才又以本官之會稽，指授方略。還朝，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爲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雲旗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天康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衞將軍，諡曰簡子。

王質字子貞，右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補國子周易生，射策高第。起家祕書郎、太子舍人、尙書殿中郎。遭母憂，居喪以孝聞。服闋，除太子洗馬、東宮領直。累遷中舍人、庶子。

太淸元年，除假節、寧遠將軍，領東宮兵，從貞陽侯北伐。及貞陽敗績，質脫身逃還。侯景於壽陽構逆，質又領舟師隨衆軍拒之。景軍濟江，質便退走。尋領步騎頓于宣陽門

外。景軍至京師，質不戰而潰，乃薙髮爲桑門，潛匿人間。及柳仲禮等會援京邑，軍據南岸，質又收合餘衆從之。

京城陷後，西奔荆州，元帝承制，以質爲右長史，帶河東太守。俄遷侍中。尋出爲持節、都督吳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

荆州陷，侯瑱鎭于湓城，與質不協，遣偏將羊亮代質，且以兵臨之，質率所部，度信安嶺，依于留異。文帝鎭會稽，以兵助質，令鎭信安縣。

永定二年，高祖命質率所部踰嶺出豫章，隨都督周文育以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高祖命周文育殺質，文育啓請救之，獲免。尋授散騎常侍、晉陵太守。

文帝嗣位，徵守五兵尚書。高宗爲揚州刺史，以質爲仁威將軍、驃騎府長史。天嘉二年，除晉安太守。高宗輔政，以爲司徒左長史，將軍如故。坐公事免官。尋爲通直散騎常侍，遷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建二年卒，時年六十。贈本官，謚曰安子。

韋載字德基，京兆杜陵人也。祖叡，梁開府儀同三司，永昌嚴公。父政，〔二〕梁黃門侍郎。

載少聰惠，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答，曾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起家梁邵陵王法曹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

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爲中書侍郎。尋爲建威將軍、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是時僧辯軍于湓城，而魯悉達、樊俊等各擁兵保境，觀望成敗。元帝以載爲假節、都督太原高唐新蔡三郡諸軍事、高唐太守。仍銜命喻悉達等令出軍討景。及大軍東下，載率三郡兵自焦湖出柵口，與僧辯會于梁山。景平，除冠軍將軍、琅邪太守。尋奉使往東陽、晉安，招撫留異、陳寶應等。仍授信武將軍、義興太守。

高祖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輕兵襲載，未至而載先覺，乃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卒並高祖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日十發不兩中者則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聞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剋其水柵。仍遣載族弟翽賫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勅，〔勅〕載解兵。〔三〕載得書，乃以其衆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即以其族弟翽監義興郡，所部將帥，並隨才任使，引載恆置左右，與之謀議。

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

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卽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其計。

永定元年，除和戎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二年，進號輕車將軍。尋加散騎常侍、太子右衞率，將軍如故。

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屛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太建中卒於家，時年五十八。

載族弟翽。翽字子羽，少有志操。祖愛，梁輔國將軍。父乾向，汝陰太守。翽弱冠喪父，哀毀甚至，養母、撫孤兄弟子，以仁孝著稱。高祖爲南徐州刺史，召爲征北參軍，尋監義興郡。永定元年，授貞毅將軍、步兵校尉。遷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驍騎之職，舊領營兵，兼統宿衞。自梁代已來，其任踰重，出則羽儀淸道，入則與二衞通直，臨軒則升殿俠侍。翽素有名望，每大事恆令俠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尋出爲宣城太守。天嘉二年，預平王琳之功，封淸源縣侯，邑二百戶。太建中卒官，贈明、霍、羅三州刺史。

子宏，字德禮，有文學，歷官至永嘉王府諮議參軍。陳亡入隋。

史臣曰：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軍功，名著前代。晉氏喪亂，播遷江左，顧榮、郗鑒之輩，溫嶠、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搢紳素譽，抗敵以衞社稷，立勳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其人。但梁室沸騰，懦夫立志，旣身逢際會，見仗於時主，美矣！

校勘記

〔一〕賦成奏帝善之手勑答曰　按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衆傳並作「賦成奏之，帝手敕答曰」。

〔二〕及景圍臺城　「圍臺」二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三〕朝士共誚其所爲　「士」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四〕及莊僭立　「僭」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五〕以泌爲侍中丞相長史　「丞」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六〕琳軍敗　「軍敗」二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七〕臨終戒其子蔓華曰　「蔓華」南史作「芳華」。

〔八〕父之〔遴〕〔遲〕　按南史劉之遴傳，仲威之父爲之遲，今據改。

〔九〕范陽張〔纘〕〔續〕　據南史改，下同。　按張纘，梁書、南史並有傳。本書王勱傳亦有「范陽張續」之

語。

〔一〇〕擒余孝頃李孝欽等　按「擒」字上當補「周迪」二字，文義方足。

〔一一〕父政　「政」梁書、南史韋叡傳作「正」。

〔一二〕〔勑〕載解兵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補。

陳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沈炯　虞荔 弟寄　馬樞

沈炯字禮明，〔一〕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儁才，爲當時所重。釋褐王國常侍，遷爲尚書左民侍郎，出爲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師，以炯監郡。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遽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爲王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炯製表，其文甚工，當時莫有逮者。高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及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

氏，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攜其母逃而獲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縣侯，邑五百戶。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尙書左丞。

荆州陷，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恆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恆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卽弃毁，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址〕，〔二〕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徼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衞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竝獲東歸。紹泰二年至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

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

文帝嗣位，又表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百〕死輕生，〔三〕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

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煢，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凊，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織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禮，〔四〕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趦趄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慺慺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帷扆，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馳咸、雒，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門，〔五〕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弃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闈，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覩朝榮，不虧家禮。尋勑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

初，高祖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寵貴之。會王琳

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于吳中，時年五十九。文帝聞之，卽日舉哀，幷遣弔祭，贈侍中，謚曰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

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卽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釋褐梁西中郎行參軍，尋署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製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知，當時號爲淸白。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鎭西諮議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

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別駕，並不就。

張彪之據會稽也，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遺荔書曰：「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廷惟新，廣求英雋，豈可栖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文帝又與書曰：「君東南有美，聲譽治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刻〕〔剷〕迹丘園，〔六〕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邪？必願便爾俶裝，且爲出都之計。唯遲披覯，在於茲日。」迫切之不得已，乃應命至都。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書。尋領大著作、東揚揚州二州大中正，庶子如故。

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沉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故不列于後焉。

時荔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勑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數往臨視。令荔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文帝不許，乃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勑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勑曰：「能敦布素，乃當爲高，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荔終不從。天嘉二年

卒，時年五十九。文帝甚傷惜之，贈侍中，謚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爲會稽太守，引寄爲行參軍，遷記室參軍，領郡五官掾。又轉中記室，掾如故。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

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遁還鄉里。及張彪往臨川，彊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

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

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寄所臥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

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

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愒陰將盡，常恐卒塡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

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七〕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

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八〕于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九〕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筭。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生之年也。〔一〇〕

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入)〔承〕基，〔一一〕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勠力勤王，豈不勳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

且聖朝弃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於余孝頃、潘純陁、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弃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閒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石）〔右〕渠，〔三〕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彊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弃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鬬，鋒不可

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旿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穎、顒，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

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沖，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敝？願加三思，慮之無忽。

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

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爲寄有民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以先識免禍。

初，沙門慧摽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摽賫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摽

退，寄謂所親曰：「摽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

文帝尋勑都督章昭達以理發遣，令寄還朝。及至，即日引見，謂寄曰：「管寧無恙。」其慰勞之懷若此。頃之，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閤，雖未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勑用寄。寄入謝，文帝曰：「所以蹔屈卿遊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尋兼散騎常侍，聘齊，寄辭老疾，不行，除國子博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優旨報答，許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別駕，寄又以疾辭。高宗即位，徵授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竝不就。乃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又辭以疾，不任旦夕陪列。王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望牋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將軍如故。十一年卒，時年七十。

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纔朞年數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文筆，遭亂多不存。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數歲而父母俱喪，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

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將引薦於朝廷。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　豈天之不惠高尙，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

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尙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竝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尙，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

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焉。每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

樞少屬亂離，每所居之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常有白鸞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櫚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撰道覺論二十卷行於世。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冀郎署之薄宦，〔三〕止邑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籌沈密，盡其誠款，可謂有益明時矣。

校勘記

〔一〕沈炯字禮明　「禮明」南史作「初明」。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引何焯說，云作「禮明」是。

〔二〕別風餘（趾）〔址〕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

〔三〕（自）〔百〕死輕生　據南監本及元龜七五四改。

〔四〕若自虧身禮　「禮」各本並作「體」，元龜七五四同。按此指其自身當守之禮言，作「禮」是。

〔五〕日者理切倚門 「倚門」北監本、汲本、殿本作「倚閭」。按倚門、倚閭皆言望子之切，同見戰國策齊策。

〔六〕而(刻)〔削〕迹丘園 據南監本、北監本、汲本、殿本改。

〔七〕匪獨天時 「匪」字原墨丁，據各本補。

〔八〕初濟艱難 「艱」字原墨丁，據各本補。

〔九〕泣盡繼之以血 「盡」字下北監本、汲本、殿本有「而」字。

〔一〇〕由生之年也 「由」南監本作「猶」。按猶由通。

〔一一〕主上(入)〔承〕基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元龜八三二改。

〔一二〕餘善(石)〔右〕渠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按右渠西漢時朝鮮國王。

〔一三〕冀郎署之薄官 「官」原譌「宦」，各本不譌，今改正。

陳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到仲舉　韓子高　華皎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也。祖坦，齊中書侍郎。父洽，梁侍中。

仲舉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釋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出爲長城令，政號廉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之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託。文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承益恭。侯景之亂，仲舉依文帝。及景平，文帝爲吳興郡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爲宣毅將軍，以仲舉爲長史，尋帶山陰令。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邑五百戶。三年，除都官尚書。其年，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參掌並如故。尋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

樞。性疎簡，不干涉世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六年，秩滿，解尹。是時，文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尙書中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尙書僕射，參掌如故。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文帝崩，高宗受遺詔爲尙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等，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矯宣旨遣高宗還東府。事發，師知下北獄賜死，暹、不佞竝付治，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初，仲舉子郁尙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爲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言其事，高宗收子高、仲舉及郁竝付廷尉。詔曰：「到仲舉庸劣小才，坐叨顯貴，受任前朝，榮寵隆赫，父參王政，子據大邦，禮盛外姻，勢均戚里。而肆此驕闇，凌傲百司，遏密之初，擅行國政，排黜懿親，欺蔑台衮。韓子高蕞爾細微，擢自卑末，入參禁衛，委以腹心，蜂蠆有毒，敢行反噬。仲舉、子高，共爲表裏，陰構姦謀，密爲異計。安成王朕之叔父，親莫重焉，受命導揚，稟承顧託，以朕沖弱，屬當保祐。家國安危，事歸宰輔，伊、周之重，物無異議，將相舊臣，咸知宗仰。而率聚凶徒，欲相掩襲，屯據東城，進逼崇禮，規樹仲舉，以執國權，陵斥司徒，意在專政，潛結黨附，方危社稷。賴祖宗之靈，姦謀顯露。前上虞令陸昉等具告其事，竝有據驗；幷剋今月七日，縱其凶謀。

領軍將軍明徹，左衞將軍、衞尉卿寶安及諸公等，又竝知其事。二三豐迹，彰於朝野，反道背德，事駭聞見。今大憝克殲，罪人斯得，竝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罪止仲舉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餘一從曠蕩，竝所不問。」仲舉及郁竝於獄賜死，時年五十一。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文帝見而問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文帝改名之。性恭謹，勤於侍奉，恆執備身刀及傳酒炙。文帝性急，子高恆會意旨。及長，稍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爲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寵愛之，未嘗離於左右。文帝嘗夢見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

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鎭北郭香(嚴)〔巖〕寺。〔二〕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闇夕，軍人擾亂，文育亦未測文帝所在，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導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與彪戰，彪將申縉復降，〔三〕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

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

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文招縣子，邑三百戶。王琳至于柵口，子高宿衞臺內。及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者，子高盡力論進，文帝皆任使焉。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壯武將軍、成州刺史。及征留異，隨侯安都頓桃支嶺巖下。時子高兵甲精銳，別御一營，單馬入陳，傷項之左，一髻半落。異平，除假節、貞毅將軍、東陽太守。五年，章昭達等自臨川征晉安，子高自安泉嶺會于建安，諸將中人馬最為彊盛。晉安平，以功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伯，增邑并前四百戶。六年，徵為右衞將軍，至都，鎮領軍府。文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即位，遷散騎常侍，右衞如故，移頓于新安寺。

高宗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為衡、廣諸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高宗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平旦入省，執之，送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時年三十。父延慶及子弟並原宥。延慶因子高之寵，官至給事中、山陰令。

華皎，晉陵暨陽人。世為小吏。皎，梁代為尚書比部令史。〔三〕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偉。

高祖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軍府穀帛，多以委之。皎聰慧，勤於簿領。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人馬甲仗，猶爲都錄事。御下分明，善於撫養。時兵荒之後，百姓饑饉，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因稍擢爲暨陽、山陰二縣令。文帝即位，除開遠將軍，左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邑四百戶。

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王琳奔散，將卒多附於皎。琳平，鎮湓城，知江州事。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不遵朝憲，文帝令皎以法馭之。三年，除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資，監江州。尋詔督尋陽太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諸軍事、尋陽太守，假節、將軍、州資、監如故。周迪謀反，遣其兄子伏甲於船中，僞稱賈人，欲於湓城襲皎。未發，事覺，皎遣人逆擊之，盡獲其船仗。其年，皎隨都督吳明徹征迪，迪平，以功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臨川太守，進爵爲侯，增封幷前五百戶。未拜，入朝，仍授使持節、都督湘巴等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

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湘川地多所出，所得並入朝廷，糧運竹木，委輸甚衆；至于油蜜脯菜之屬，莫不營辦。又征伐川洞，多致銅鼓、生口，並送于京師。廢帝即位，進號安南將軍，改封重安縣侯，〔四〕食邑一千五百戶。文帝以湘州出杉木舟，使皎營造大艦金翅等二百餘艘，幷諸水戰之具，欲以入漢及峽。

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繕甲聚徒，厚禮所部守宰。高宗頻命皎送大艦金翅等，推遷不至。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高宗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句引周兵，又崇奉蕭巋爲主，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爲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是時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趨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以繼之，又令假節、冠武將軍楊文通別從安(城)〔成〕步道出茶陵，〔五〕又令巴山太守黃法慧別從宜陽出澧陵，往掩襲，出其不意，幷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等參謀討賊。

是時蕭巋遣水軍爲皎聲援。周武又遣其弟衛國公宇文直率衆屯魯山，又遣其柱國長胡公拓跋定人馬三萬，攻圍郢州。蕭巋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杜)〔桂〕陽太守曹宣，〔六〕湘東太守錢明，竝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爲之用。帝恐上流宰守竝爲皎扇惑，乃下詔曰：「賊皎輿皁微賤，特逢奬擢，任據藩牧，屬當寵寄，背斯造育，興構姦謀，樹立蕭氏，盟約彰露，鴆毒存心，志危宗社，扇結邊境，驅逼士庶，蟻聚巴、湘，豕突鄢、郢，逆天反地，人神忿嫉。征南將軍量、安南將軍明徹、郢州刺史靈洗，受律專征，備盡心力，撫勞驍雄，舟師俱進，義烈爭奮，兇惡奔殄，獻捷相望，重氛載廓，言念泣罪，思與惟新。可曲赦湘、巴二州：凡厥爲賊所逼制，預在兇黨，悉皆不問；其賊主帥節(相)〔將〕，〔七〕竝許開恩出首，一同曠蕩。」

先是，詔又遣司空徐度與楊文通等自安成步出湘東，以襲皎後。時皎陣于巴州之白螺，列舟艦與王師相持未決。及聞徐度趨湘州，乃率兵自巴、郢因便風下戰。淳于量、吳明徹等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賊大艦，受其拍。賊艦發拍皆盡，然後官軍以大艦拍之，賊艦皆碎，沒于中流。賊又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賊軍大敗。皎乃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城，徑奔江陵。拓跋定等無復船渡，步趨巴陵，巴陵城邑爲官軍所據，乃向湘州。至水口，不得濟，食且盡，詣軍請降。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送于京師。皎黨曹慶、錢明、潘智虔、魯閑、席慧略等四十餘人竝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戴僧朔，吳郡錢塘人也。有膂力，勇健善戰，族兄右將軍僧錫甚愛之。僧錫年老，征討恆使僧朔領衆。平王琳有功。僧錫卒，仍代爲南丹陽太守，鎭採石。從征留異，侯安都於巖下出戰，爲賊斫傷，僧朔單刀步援。以功除壯武將軍、北江州刺史，領南陵太守。又從征周迪有功，遷巴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至是同皎爲逆，伏誅於江陵。

曹慶本王琳將，蕭莊僞署左衛將軍、吳州刺史，部領亞於潘純陁。琳敗，文帝以配皎，官至長沙太守。錢明，本高祖主帥，後歷湘州諸郡守。潘智虔，純陁之子，少有志氣，年二十爲巴陵內史。魯閑，吳郡錢塘人。席慧略，安定人。閑本張彪主帥，慧略王琳部下，文帝

皆配于晈，官至郡守。竝伏誅。

章昭裕，昭達之弟；劉廣業，廣德之弟；曹宣，高祖舊臣；任蠻奴嘗有密啓於朝廷；由是竝獲宥。

史臣曰：韓子高、華晈雖復瓶筲小器，輿臺末品，文帝鑒往古之得人，救當今之急弊，達聰明目之術，安黎和衆之宜，寄以腹心，不論冑閥。晈早參近昵，〔八〕嘗預艱虞，知其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之誠，非可疑之地。晈據有上游，忠於文帝。仲舉、子高亦無爽於臣節者矣。

校勘記

〔一〕周文育鎭北郭香（嚴）〔巖〕寺　據周文育傳及南史本傳與張彪傳改。

〔二〕彪將申縉復降　「申縉」南史張彪傳作「申進」。

〔三〕梁代爲尙書比部令史　「比」字原本壘丁，據各本補。

〔四〕改封重安縣侯　「侯」南史作「公」。

〔五〕又令假節冠武將軍楊文通別從安（城）〔成〕步道出茶陵　據通鑑改。按下文亦作「安成」。

〔六〕（杜）〔桂〕陽太守曹宣　據南史及通鑑改。

〔七〕其賊主帥節（相）〔將〕　據南史改。

〔八〕皎早參近昵　張森楷校勘記云：「『皎』似當作『仲舉』，緣此論不應不及仲舉。」按張說是。下云「皎據有上游，忠於文帝」，始論及華皎也。

陳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謝哲　蕭乾　謝嘏　張種　王固　孔奐　蕭允弟引

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也。祖朏，梁司徒。父譓，梁右光祿大夫。哲美風儀，舉止醞藉，而襟情豁然，爲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祕書郎，累遷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重。高祖爲〔南〕徐州刺史，〔一〕表哲爲長史。荆州陷，高祖使哲奉表於晉安王勸進。敬帝承制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貞陽侯僭位，以哲爲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敬帝即位，遷長兼侍中。高祖受命，遷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入爲中書令。世祖嗣位，爲太子詹事。出爲明威將軍、衡陽內史，秩中二千石。遷長沙太守，將軍、加秩如故。還除散騎常侍、中書令。廢帝即位，以本官領前將軍。高宗爲錄尚書，引爲

侍中、仁威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康子。

蕭乾字思惕，蘭陵人也。祖嶷，齊丞相豫章文獻王。父子範，梁祕書監。

乾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年九歲，召補國子周易生，梁司空袁昂時爲祭酒，深敬重之。十五，舉明經。釋褐東中郎湘東王法曹參軍，遷太子舍人。建安侯蕭正立出鎮南豫州，又板錄事參軍。累遷中軍宣城王中錄事諮議參軍。侯景平，高祖鎮南徐州，引乾爲貞威將軍、司空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太子家令。

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是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高祖甚患之，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并觀虛實。將發，高祖謂乾曰：「建、晉恃嶮，好爲姦宄，方今天下初定，難便出兵。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順，〔三〕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況卿坐鎮雅俗，才高昔賢，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既至，曉以逆順，所在渠帥竝率部衆開壁款附。其年，就除貞威將軍、建安太守。

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粮，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

郡，素無士卒，力不能守，乃弃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守宰，並爲寶應迫脅，受其署置，乾獨不爲屈，徙居郊野，屛絕人事。及寶應平，乃出詣都督章昭達，昭達以狀表聞，世祖甚嘉之，超授五兵尙書。光大元年卒，謚曰靜子。

謝嘏字含茂，陳郡陽夏人也。祖瀟，齊金紫光祿大夫。父舉，梁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嘏風神清雅，頗善屬文。起家梁祕書郎，稍遷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出爲建安太守。侯景之亂，嘏之廣州依蕭勃，承聖中，元帝徵爲五兵尙書，辭以道阻，轉授智武將軍。蕭勃以爲鎭南長史、南海太守。勃敗，還至臨川，爲周迪所留。久之，又度嶺之晉安依陳寶應，世祖前後頻召之，嘏崎嶇寇虜，不能自拔。及寶應平，嘏方詣闕，爲御史中丞江德藻所舉劾，世祖不加罪責，以爲給事黃門侍郎。尋轉侍中，天康元年，以公事免，尋復本職。光大元年，爲信威將軍、中衞始興王長史。遷中書令、豫州大中正、都官尙書，領羽林監，中正如故。太建元年卒，贈侍中、中書令，謚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

二子儼、（伸）〔伷〕。〔三〕儼官至散騎常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出監東揚州。禎明二

年卒於會稽，贈中護軍。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也。祖辯，宋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父略，梁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

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爲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尙，種有其風。」仕梁王府法曹，遷外兵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種時年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入除中衞西昌侯府西曹掾。時武陵王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征西東曹掾，種辭以母老，抗表陳請，爲有司所奏，坐黜免。

侯景之亂，種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達鄉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毁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恆若在喪。及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狀(奉)〔奏〕聞，〔四〕起爲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僧辯又以種年老，傍無胤嗣，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

貞陽侯僭位，除廷尉卿、太子中庶子。敬帝卽位，爲散騎常侍，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高祖受禪，爲太府卿。天嘉元年，除左民尙書。二年，權監吳郡，尋徵復本職。遷侍

中，領步兵校尉，以公事免，白衣兼太常卿，俄而卽眞。廢帝卽位，加領右軍將軍，未拜，改領弘善宮衞尉，又領揚、東揚二州大中正。高宗卽位，重爲都官尚書，領左驍騎將軍，遷中書令，驍騎、中正竝如故。以疾授金紫光祿大夫。

種沈深虛靜，而識量宏博，時人皆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曰：「臣種器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庭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其爲時所推重如此。太建五年卒，時年七十，贈特進，謚曰元子。

種仁恕寡欲，雖歷居顯位，而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侯秩。〔五〕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世祖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

種弟稜，亦淸靜有識度，官至司徒左長史，太建十一年卒，時年七十，贈光祿大夫。

種族子稚才，齊護軍（孫）沖之〔孫〕。〔六〕少孤介特立，仕爲尚書金部郎中。遷右丞，建康令、太舟卿、〔七〕揚州別駕從事史，兼散騎常侍。使于周，還爲司農、廷尉卿。所歷竝以淸白稱。

王固字子堅，左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清正，頗涉文史，以梁武帝甥封莫口亭侯。舉秀才。起家梁祕書郎，遷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丁所生母憂去職。服闋，除丹陽尹丞。侯景之亂，奔于荊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于西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遷太子中庶子，尋爲貞威將軍、安南長史、尋陽太守。荊州陷，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紹泰元年，徵爲侍中，不就。永定中，移居吳郡。世祖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二年，至都，拜國子祭酒。三年，遷中書令。四年，又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其年，以固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

廢帝卽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時高宗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妳媼恆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將伏誅，〔八〕高宗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潔，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二年，隨例爲招遠將軍、宣惠豫章王諮議參軍。遷太中大夫、太常卿、南徐州大中正。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喪事所須，隨由資給。至德二年改葬，諡曰恭子。

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而於玄言非所長。嘗聘于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子寬，官至司徒左長史、侍中。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琇之，齊左民尚書、吳興太守。祖滂，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父稚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

奐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服，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嘗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宣惠湘東王行參軍，竝不就。又除鎭西湘東王外兵參軍，入爲尚書倉部郎中，遷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丹陽尹何敬容以奐剛正，請補功曹史。出爲南昌侯相，值侯景亂，不之官。

京城陷，朝士竝被拘縶，或薦奐於賊帥侯子鑒，子鑒命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士悉恣其凶威，子鑒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奐獨敖然自若，無所下。或諫奐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獯羯無知，豈可抗之以義？」奐曰：「吾性命有在，雖

未能死，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每保持之，得全濟者甚衆。

尋遭母憂，哀毀過禮。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持法度，竝以孝聞。

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奐爲左西曹掾，又除丹陽尹丞。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竝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勑報僧辯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僧辯爲揚州刺史，又補揚州治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表書翰，皆出於奐。

高祖作相，除司徒右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等來寇，軍至後湖，都邑搔擾，又四方壅隔，粮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京師，乃除奐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勍敵忽至，徵求無所，高祖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閒，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弃其餘，因而決戰，遂大破賊。

高祖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淸白自守，妻子竝不之官，唯以單舩臨郡，所得

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氈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初，世祖在吳中，聞奐善政，及踐祚，徵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奐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深達治體，每所敷奏，上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之。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掌詔誥，揚、東揚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重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常侍、中正如故。時世祖不豫，臺閣衆事，竝令僕射到仲舉共奐決之。及世祖疾篤，奐與高宗及仲舉幷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世祖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欷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阿衡宰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天康元年，乃用奐爲太子詹事，二州中正如故。

世祖崩，廢帝卽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光大二年，出爲信武將軍、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高宗卽位，進號仁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餘竝如故。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高宗嘉之，賜米五百斛，幷累降勑書殷勤勞問。太建三年，徵爲度支尚

書，領右軍將軍。五年，改領太子中庶子，與左僕射徐陵參掌尚書五條事。六年，遷吏部尚書。七年，加散騎常侍。八年，改加侍中。時有事北討，剋復淮、泗，徐、豫酋長，降附相繼，封賞選敍，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悅伏。

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袞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高宗。高宗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曅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

初，後主欲官其私寵，以屬奐，奐不從。及右僕射陸繕遷職，高宗欲用奐，已草詔訖，爲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遷侍中、中書令、領左驍騎將軍、揚東揚豐三州大中正。十一年，

轉太常卿，侍中、中正竝如故。十四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拜，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

子紹薪、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官至太子洗馬、儀同鄱陽王東曹掾。

蕭允字(升)〔叔〕佐，〔九〕蘭陵人也。曾祖思話，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一〇〕封陽穆公。〔一一〕祖惠蒨，散騎常侍、太府卿、左民尚書。父介，梁侍中、都官尚書。

允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藉，動合規矩。起家邵陵王法曹參軍，轉湘東王主簿，遷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人敬而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豈可逃而獲免乎？但患難之生，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

侯景平後，高祖鎮南徐州，以書召之，允又辭疾。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天嘉三年，徵爲太子庶子。〔一二〕三年，除棱威將軍、丹陽尹丞。五年，

兼侍中，聘于周，還拜中書侍郎、大匠卿。

高宗即位，遷黃門侍郎。五年，出爲安前晉安王長史。六年，晉安王爲南豫州，允復爲王長史。時王尚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州事。入爲光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鎭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鎭，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復辛苦在外！」允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

至德三年，除中衞豫章王長史，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光勝將軍、司徒左長史、安德宮少府。鎭衞鄱陽王出鎭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爲異代之交，爲詩以敍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其年拜光祿大夫。

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是時朝士至長安者，例並授官，唯允與尚書僕射謝伷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錢帛。尋以疾卒於長安，時年八十四。弟引。

引字（升）〔叔〕休。〔三〕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由法度。性聰敏，博學，善

屬文。釋褐著作佐郎，轉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爲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頠後遷爲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每疑紇有異，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舉兵反，時京都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皆惶駭，唯引恬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復何憂懼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高宗召引問嶺表事，引具陳始末，帝甚悅，卽日拜金部侍郎。

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太建七年，加戎昭將軍。九年，除中衞始興王諮議參軍，兼金部侍郎。

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左右近臣，無所造請，高宗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乃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弓弩矟箭等事。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牣。頻加中書侍郎、貞威將軍、黃門郎。十二年，吏部侍郎缺，所司屢舉王寬、謝燮等，帝並不用，乃中詔用引。

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洞，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高宗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引奉密旨南行，外託收督賧物。既至番禺，靖即悟旨，盡遣兒弟下都爲質。還至贛水，而高宗崩，後主即位，轉引爲中庶子，以疾去官。明年，京師多盜，乃復起爲貞威將軍、建康令。

時殿內(朋)〔隊〕主吳璡，〔一四〕及宦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時年五十八。子德言，最知名。

引宗族子弟，多以行義知名。弟彤，以恬靜好學，官至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密字士機，幼而聰敏，博學有文詞。祖琛，梁特進。父遊，少府卿。密太建八年，兼散騎常侍，聘于齊。歷位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史臣曰：謝、王、張、蕭，咸以清淨爲風，文雅流譽，雖更多難，終克成名。奐謇諤在公，英飆振俗，詳其行事，抑古之遺愛矣。〔一五〕固之蔬菲禪悅，〔一六〕斯乃出俗者焉，猶且致絓於黜

免，有懼於傾覆。是知上官、博陸之權勢，閻、鄧、梁、竇之震動，吁可畏哉！

校勘記

〔一〕高祖爲〔南〕徐州刺史　張森楷校勘記云：「案高祖紀，應作『南徐州刺史』。」今據補。

〔二〕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順　「趙他」各本作「趙佗」。今按佗他二字同音通用，趙佗之「佗」，論衡率性篇、譴告篇並作「他」。

〔三〕二子儼(伸)〔伷〕　據南史改。按後主紀至德三年，以左民尚書謝伷爲吏部尚書，「伷」亦譌「伸」，已據南監本改正。此則南監本亦譌，故據南史改。

〔四〕司徒王僧辯以狀(奉)〔奏〕聞　據元龜四一三、七五四改。按南史作「以狀奏」，無「聞」字。

〔五〕又累賜無錫嘉興縣侯秩　御覽六四二引及元龜二〇九、三〇三皆無「侯」字，南史亦無「侯」字，「侯」字疑衍。

〔六〕齊護軍(孫)沖之〔孫〕　按張沖南齊書有傳，稚才爲其孫。「孫」字應在「之」字下，各本並誤，今移正。

〔七〕太舟卿　南監本、汲本、殿本作「太府卿」，疑後人妄改。參閱卷十六蔡景歷傳校記五。

〔八〕比將伏誅　南史作「比黨皆誅」。

〔九〕蕭允字(升)〔叔〕佐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改。

〔一〇〕尙書右僕射　按宋書蕭思話傳云「徵爲尙書左僕射，固辭不受拜」，是思話未嘗爲尙書右僕射也。

〔一一〕封陽穆公　按宋書蕭思話傳，思話襲爵封陽縣侯，卒謚穆。「公」當作「侯」。

〔一二〕天嘉三年徵爲太子庶子　按下又云「三年，除稜威將軍丹陽尹丞」，兩「三年」字必有一譌。

〔一三〕引字(升)〔叔〕休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改。

〔一四〕時殿內(朋)〔隊〕主吳璡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改。

〔一五〕抑古之遺愛矣　張森楷校勘記云「遺愛」當作「遺直」。今按張說是。孔奐傳世祖云「古之遺直，復見於卿」，故史臣引之也。

〔一六〕固之蔬菲禪悅　「禪悅」各本作「蟬蛻」。按禪悅乃佛家語。傳稱其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則作「禪悅」是。

陳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陸子隆　錢道戢　駱牙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吳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令。

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起家東宮直後。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是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彪徙鎮會稽，子隆隨之。及世祖討彪，彪將沈泰、吳寶眞、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世祖義之，復使領其部曲，板爲中兵參軍。歷始豐、永興二縣令。

世祖嗣位，子隆領甲仗宿衞。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於(沌)〔柵〕口。〔一〕王琳平，授左中郎將。天嘉元年，封益陽縣子，邑三百戶。出爲高唐郡太守。二年，除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反，東昌縣人脩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因乞降，子隆許之，送于京師。

四年，周迪引陳寶應復出臨川，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踰東興嶺，討陳寶應。軍至建安，以子隆監郡。寶應據建安之湖際以拒官軍，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與賊戰，不利，亡其鼓角，子隆聞之，率兵來救，大破賊徒，盡獲昭達所亡羽儀甲仗。晉安平，子隆功最，遷假節、都督武州諸軍事，將軍如故。尋改封朝陽縣伯，邑五百戶。廢帝即位，進號智武將軍，加員外散騎常侍，餘如故。

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誘，子隆不從，皎因遣兵攻之，又不能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以襲其後，因與王師相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武州諸軍事，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七百戶。尋遷都督荆信祐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是時荆州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號爲稱職。三年，吏民詣都上表，請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太建元年，進號雲麾將軍。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謚曰威。子之武嗣。

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隨吳明徹北伐有功，官至王府主簿、弘農太守，仍隸明徹。明徹於呂梁敗績，之武逃歸，爲人所害，時年二十二。

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南平太守，封始興縣子，〔三〕邑三百戶。從吳明徹北伐，監安州，鎮于宿預。除中衛始興王諮議參軍，遷飆猛將軍、信州刺史。太建十

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贈員外散騎常侍。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幹略，高祖微時，以從妹妻焉。從平盧子略於廣州，除濱江令。高祖輔政，遣道戢隨世祖平張彪于會稽，以功拜直閤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假節、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邑五百戶。仍領甲卒三千，隨侯安都鎮防梁山，尋領錢塘、餘杭二縣令。永定三年，隨世祖鎮于南皖口。天嘉元年，又領剡令，鎮于縣之南巖，尋爲臨海太守，鎮巖如故。

侯安都之討留異也，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都督東西二衡州諸軍事、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光大元年，增邑并前七百戶。

高宗卽位，徵歐陽紇入朝，紇疑懼，乃舉兵來攻衡州，道戢與戰，却之。及都督章昭達率兵討紇，以道戢爲步軍都督，由間道斷紇之後。紇平，除左衞將軍。

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蕭巋於江陵，道戢別督衆軍與陸子隆焚青泥舟艦，仍爲昭達前軍，攻安蜀城，降之。以功加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增邑并前九百戶。其年，遷仁威將軍、吳

興太守。未行，改授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王師北討，道戢與儀同黃法𣰋圍歷陽。歷陽城平，因以道戢鎮之。以功加雲麾將軍，增邑幷前一千五百戶。其年十一月遘疾卒，時年六十三。贈本官，謚曰肅。子邈嗣。

駱牙字旗門，〔三〕吳興臨安人也。祖祕道，梁安成王田曹參軍。父裕，鄱陽嗣王中兵參軍事。

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郞容貌非常，必將遠致」。梁太淸末，世祖嘗避地臨安，牙母陵，〔四〕覩世祖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世祖爲吳興太守，引牙爲將帥，因從平杜龕、張彪等，每戰輒先鋒陷陣，〔五〕勇冠衆軍，以功授直閤將軍。太平二年，以母憂去職。世祖鎭會稽，起爲山陰令。永定三年，除安東府中兵參軍，出鎭冶城。尋從世祖拒王琳於南皖。世祖卽位，授假節、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常安縣侯，〔六〕邑五百戶。尋爲臨安令，遷越州刺史，餘竝如故。

初，牙母之卒也，于時飢饉兵荒，至是始葬，詔贈牙母常安國太夫人，謚曰恭。遷牙爲貞威將軍、晉陵太守。

三年，以平周迪之功，遷冠軍將軍、臨川內史。太建三年，授安遠將軍、衡陽內史，未拜，徙爲桂陽太守。八年，還朝，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州刺史，餘並如故。至德二年卒，時年五十七。贈安遠將軍、廣州刺史。子義嗣。

史臣曰：陸子隆、錢道戢，或舉門願從，或舊齒樹勳，有統領之才，充師旅之寄。至於受任藩屏，功績並著，美矣！駱牙識眞有奉，知世祖天授之德，蓋張良之亞歟？牙母智深先覺，符柏谷之禮，君子知鑒識弘遠，其在茲乎！

校勘記

〔一〕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於（沌）〔柵〕口　「沌口」當作「柵口」，今改正。說詳卷十一章昭達傳校記五。

〔二〕封始興縣子　「始興」南史作「始康」。

〔三〕駱牙字旗門　「駱牙」南史作「駱文牙」。

〔四〕牙母陵　「陵」殿本作「陳」。考證云「『陳』各本俱誤『陵』，今從南史。」

〔五〕每戰輒先鋒陷陣　「輒」字原本缺，據各本補。

〔六〕封常安縣侯　按「常安」當從南史作「臨安」。下「常安國」亦當從南史作「臨安國」。

陳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沈君理　王瑒　陸繕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旻，梁左民尚書。父巡，素與高祖相善，梁太清中爲東陽太守。侯景平後，元帝徵爲少府卿。荆州陷，蕭詧署金紫光祿大夫。

君理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高祖鎭南徐州，巡遣君理自東陽謁于高祖，高祖器之，命尚會稽長公主，辟爲府西曹掾。稍遷中衛豫章王從事中郎，尋加明威將軍，兼尚書吏部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監吳郡。高祖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出爲吳郡太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軍國之用，咸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脩治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幹理見稱。

世祖嗣位，徵爲侍中，遷守左民尚書，未拜，爲明威將軍、丹陽尹。天嘉三年，重授左民

尙書，領步兵校尉，尋改前軍將軍。四年，侯安都徙鎭江州，以本官監南徐州。六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君理因自請往荆州迎喪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嚴往焉。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其年起君理爲信威將軍、左衞將軍。又起爲持節、都督東衡衡二州諸軍事、仁威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又起爲明威將軍、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並不就。

太建元年，服闋，除太子詹事，行東宮事，遷吏部尙書。二年，高宗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邑五百戶。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尙書右僕射，領吏部，侍中如故。其年有疾，輿駕親臨視，九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太子少傅。喪事所須，隨由資給。重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曰貞憲。君理子遵儉早卒，以弟君高子遵禮爲嗣。

君理第五叔邁，亦方正有幹局，仕梁爲尙書金部郎。永定中，累遷中書侍郎。天嘉中，歷太僕、廷尉，出爲鎭東始興王長史、會稽郡丞，行東揚州事。光大元年，除尙書吏部郎。太建元年，遷爲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二年卒，時年五十二。贈散騎常侍。

君理第六弟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以家門外戚，早居清顯，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高宗司空府從事中郞、廷尉卿。太建元年，東境大水，百姓飢弊，乃以君

高爲貞威將軍、吳令。尋除太子中庶子、尙書吏部郎、衞尉卿。出爲宣遠將軍、平南長沙王長史、南海太守，行廣州事。以女爲王妃，固辭不行，復爲衞尉卿。八年，詔授持節、都督廣等十八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嶺南俚、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無武幹，推心撫御，甚得民和。十年，卒于官，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謚曰祁子。

王瑒字子璵，〔一〕司空沖之第十二子也。沈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醞藉。梁大同中，起家祕書郎，遷太子洗馬。元帝承制，徵爲中書侍郎，直殿省，仍掌相府管記。出爲東宮內史，〔二〕遷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江陵陷，梁敬帝承制，除仁威將軍、尙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僭位，以敬帝爲太子，授瑒散騎常侍，侍東宮。尋遷長（史）兼侍中。〔三〕

高祖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永定元年，遷守五兵尙書。世祖嗣位，授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東宮。遷領左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瑒爲侍中六載，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廢帝嗣位，以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以父憂去職。

高宗卽位，太建元年，復除侍中，領左驍騎將軍。遷度支尙書，領羽林監。出爲信威將

軍、雲麾始興王長史，行州府事。未行，遷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常侍如故。瑒性寬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授尚書右僕射，未拜，加侍中，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瑒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竝稟其規訓。太建(六)〔八〕年卒，〔四〕時年五十四。贈侍中、特進、護軍將軍。喪事隨所資給。謚曰光子。

瑒第十三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五)〔三〕十，〔五〕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於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竝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頃之卒，時年四十。贈本官，謚曰貞子。

陸繕字士繻，吳郡吳人也。祖惠曉，齊太常卿。父(徑)〔任〕，〔六〕梁御史中丞。

繕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起家梁宣惠武陵王法曹參軍。承聖中，授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江陵陷，繕微服遁還京師。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不就。高祖引繕爲司徒司馬，遷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永

定元年，遷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異連結，因據本郡，朝廷以繕爲貞威將軍、新安太守。

世祖嗣位，徵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世祖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皆令習繕規矩。除尙書吏部郎中，步兵如故，仍侍東宮。陳寶應平後，出爲貞毅將軍、建安太守。秩滿，爲散騎常侍、御史中丞，猶以父之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廨宇徙居之。

太建初，遷度支尙書、侍中、太子詹事，行東宮事，領揚州大中正。及太子親莅庶政，解行事，加散騎常侍，改加侍中。遷尙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更爲尙書僕射，領前將軍。重授左僕射，領揚州大中正，別勑令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三。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太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

繕子辯惠，年數歲，詔引入殿內，辯惠應對進止有父風，高宗因賜名辯惠，字敬仁云。

繕兄子見賢，亦方雅，高宗爲揚州牧，乃以爲治中從事史，深被知遇。歷給事黃門侍郎，長沙鄱陽二王長史，帶尋陽太守，少府卿。太建十年卒，時年五十。贈廷尉卿，謚曰平子。

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局宇詳正。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風焉。

校勘記

〔一〕王瑒字子輿　「子輿」南史作「子璵」。

〔二〕出爲東宮內史　張森楷校勘記云：「東宮無內史，『宮』字疑譌。」

〔三〕尋遷長（史）兼侍中　張森楷校勘記云：「『史』字衍，應作『長兼侍中』。」今據刪。按晉、宋以來，三公、儀同三司及都督軍事者，俱有長史。長史之名雖同，而品秩輕重各別。諸列傳除長史者必繫本府名，未有單稱長史者。長兼之名，自晉已有之。此傳「長」下多一「史」字，當由後人轉寫相涉而誤。說詳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三十六南史王儉傳條。

〔四〕太建（六）〔八〕年卒　按宣帝紀太建八年五月，書「尙書左僕射王瑒卒」，是知「六」爲「八」字之譌，今據改。

〔五〕年（五）〔三〕十　據南史改。按下文言瑜卒時年四十，明「五」爲「三」字之譌。

〔六〕父（倕）〔任〕　據北監本、殿本及南史、元龜七五四改。南史云陸繕爲陸倕兄子，則任乃倕之兄。

陳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周弘正 弟弘直 弘直子確 袁憲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也)，〔一〕晉光祿大夫顗之九世孫也。祖顒，齊中書侍郎，領著作。父寶始，梁司徒祭酒。

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爲(叔)〔伯〕父侍中護軍捨所養。〔二〕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晤，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之許焉。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起家梁太學博士。晉安王爲丹陽尹，引爲主簿。出爲鄮令，〔三〕丁母憂去職。服闋，歷曲阿、安吉令。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

司義侍郎。

〔中〕大通（二）〔三〕年，梁昭明太子薨，〔四〕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乃奏記曰：

竊聞撝謙之象，起於羲、軒爻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禪受，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廟堂、汾水，殊途而同歸，稷、契、巢、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爲元首，處者謂之外臣，莫不內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蓋萬代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寖以陵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揚其波，謙讓之道廢，多歷年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今也其時。

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聰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下明詔，以大王爲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啓、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爲大王道哉。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弃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能使無爲之化，復興於（邃）〔遂〕古，〔五〕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豈不盛歟！

弘正陋學書生，義慚稽古，家自汝、潁，世傳忠烈，先人決曹掾燕抗辭九諫，高節萬

乘，正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於聽覽，縱復委身烹鼎之下，絕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其抗直守正，皆此類也。

累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一日萬機，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眞，聖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淪其不測。至若爻畫之苞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涘。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詵詵，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懽沐道於堯年，肆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天尊不聞，而冒陳請，冰谷寘懷，罔識攸厝。」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

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琅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荊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

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京城陷，弘直爲衡陽內史，元帝在江陵，遺弘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附逆，王克已爲家臣，陸緬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恆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柏後凋，一人而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弘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啓元帝，元帝手書與弘正曰：「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比來郵，慰其延佇。」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一時，足爲連類。」及弘正至，禮數甚優，朝臣無與比者。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民尚書，尋加散騎常侍。

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祕書圖籍，勑弘正讎

校。

時朝議遷都，朝士家在荆州者，皆不欲遷，唯弘正與僕射王裒言於元帝曰：「若東脩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首萬姓，若未見輿駕入建鄴，謂是列國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荆陝人士咸云王、周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爲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還都。

及江陵陷，弘正遁圍而出，歸於京師，敬帝以爲大司馬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高祖受禪，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高宗。三年，自周還，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慈訓太僕。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仍授太傅長史，加明威將軍。高宗卽位，遷特進，重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加扶。太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祭酒、中正如故。尋勑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於是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

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于官，時年七十九。詔曰：「追遠褒德，抑有恆規。故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弘正，識宇凝深，藝

業通備，辭林義府，國老民宗，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然殂殞，朕用惻然。可贈侍中、中書監，喪事所須，量加資給。」便出臨哭。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集二十卷，行于世。子墳，官至吏部郎。

弘正二弟：弘讓，弘直。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解褐梁太學博士，稍遷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懍、平原劉緩、沛郡劉瑴同掌書記。入爲尙書儀曹郎。湘東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錄事諮議參軍，帶柴桑、當陽二縣令。及梁元帝承制，授假節、英果將軍、世子長史。尋除智武將軍、衡陽內史。遷貞毅將軍、平南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府州事，湘濱縣侯，邑六百戶。歷邵陵、零陵太守、雲麾將軍、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也，弘直在湘州，琳敗，乃還朝。天嘉中，歷國子博士、廬陵王長史、尙書左丞、領羽林監、中散大夫、祕書監，掌國史。遷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太建七年，遇疾且卒，乃遺疏勅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啓

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麤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卒于家，時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

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世父弘正特所鍾愛。解褐梁太學博士、司徒祭酒、晉安王主簿。高祖受禪，除尚書殿中郎，累遷安成王限內記室。高宗即位，授東宮通事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起爲中書舍人，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爲太常卿。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太子家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威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至德元年，授太子左衞率、中書舍人，遷散騎常侍，加貞威將軍、信州南平王府長史，〔六〕行揚州事。爲政平允，稱爲良吏。遷都官尚書。禎明初，遘疾，卒于官，時年五十九。詔贈散騎常侍、太常卿，官給喪事。

袁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脩建庠序，別開五

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議，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

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為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愛其神彩。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之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奥賾，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請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為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耶？」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即梁簡文之女也。

大同元年，釋褐祕書郎。太清二年，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敬帝承制，徵授尚書殿中郎。高祖作相，除司徒戶曹。永定元年，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侍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四年，詔復中書侍郎，直侍中

省。太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仍知太常事。二年，轉尚書吏部侍郎，尋除散騎常侍，侍東宮。三年，遷御史中丞，領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嚴憚焉。

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閑暇，常爲上言之，其所申理者甚衆。嘗陪醮承香閣，賓退之後，高宗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高宗目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

五年，入爲侍中。六年，除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不拜，改授明威將軍、南康內史。九年，秩滿，除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尋而爲眞。憲以久居淸顯，累表自求解任。高宗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淸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十二年，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內目簡懿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

及高宗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瘡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邑四百戶，領太子中庶子，餘並如故。尋除侍中、信威將軍、太子詹事。

至德元年，太子加元服，二年，行釋奠之禮，〔七〕憲於是表請解職，後主不許，給扶二人，進號雲麾將軍，置佐史。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而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賞，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歎曰「袁德章實骨鯁之臣」，即日詔爲尚書僕射。

禎明〔元〕〔三〕年，隋軍來伐，〔八〕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宮衞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惟憲衞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後堂景陽殿入，後主投下井中，憲拜哭而出。

京城陷，入于隋，隋授使持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詔授晉王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城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祕書丞、國子司業。

史臣曰：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國師矣。袁憲風格整峻，徇義履道。韓子稱爲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終始，良可嘉焉。

校勘記

〔一〕汝南安城人（也）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刪。

〔二〕俱爲（叔）〔伯〕父侍中護軍捨所養　據南史改。按南史周捨傳有「弟子弘正」之語，是周捨乃周弘正之伯父也。

〔三〕出爲鄮令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梁之鄮縣未審所在。」又引袁廷檮曰：「『鄮』疑是『鄞』字。」

〔四〕〔中〕大通（二）〔三〕年梁昭明太子薨　按梁昭明太子卒於中大通三年，今補「中」字，「二」改「三」。南史亦脫「中」字，「三」字不譌。

〔五〕復興於（遂）〔邃〕古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

〔六〕信州南平王府長史　南平王時爲揚州刺史，確以長史行揚州事，何來一「信州」？按南平王嶷傳，嶷於至德元年除信武將軍，「信州」疑爲「信武」之譌。

〔七〕至德元年至行釋奠之禮　按後主紀，太子加元服在至德二年七月，行釋奠禮在三年十二月。

〔八〕禎明(元)〔三〕年隋軍來伐　按賀若弼渡江至建業，爲禎明三年，「元」爲「三」字之譌，今改。

陳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

裴忌　孫瑒

裴忌字無畏，河東聞喜人也。祖髦，梁中散大夫。父之平，倜儻有志略，召補文德主帥。梁普通中衆軍北伐，之平隨都督夏侯亶克定渦、潼，以功封費縣侯。會衡州部民相聚寇抄，詔以之平爲假節、超武將軍、都督衡州五郡征討諸軍事。及之平至，卽皆平殄，梁武帝甚嘉賞之。元帝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右衞將軍、晉陵太守。世祖卽位，除光祿大夫，慈訓宮衞尉，竝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之志。天康元年卒，贈仁威將軍、光祿大夫，謚曰僖子。

忌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解褐梁豫章王法曹參軍。侯景之亂，忌招集勇力，隨高祖征討，累功爲寧遠將軍。及高祖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

黃他率衆攻之，僧智出兵於西昌門拒戰，他與相持，不能克。高祖謂忌曰：「三吳奧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爲殷盛，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二〕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其郡。高祖嘉之，表授吳郡太守。

高祖受禪，徵爲左衞將軍。天嘉初，出爲持節、南康內史。時義安太守張紹賓據郡反，世祖以忌爲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還除散騎常侍、司徒左長史。五年，授雲麾將軍、衞尉卿，封東興縣侯，邑六百戶。

及華皎稱兵上流，高宗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及皎平，高宗卽位，太建元年，授東陽太守，改封樂安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入爲太府卿。五年，轉都官尚書。

吳明徹督衆軍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改授使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譙州刺史。未及之官，會明徹受詔進討彭、汴，以忌爲都督，與明徹掎角俱進。呂梁軍敗，陷于周，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時年七十三。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祖文惠，齊越騎校尉、清遠太守。父循道，〔二〕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

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起家梁輕車臨川嗣王行參軍，累遷爲安西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事。王出鎭郢州，瑒盡室隨府，甚被賞遇。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同門，乃表薦爲戎昭將軍、宜都太守，仍從僧辯救徐文盛於武昌。會郢州陷，乃留軍鎭巴陵，脩戰守之備。俄而侯景兵至，日夜攻圍，瑒督所部兵悉力拒戰，賊衆奔退。瑒從大軍沿流而下，及克姑熟，瑒力戰有功，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一千戶。尋授假節、雄信將軍、衡陽內史，未及之官，仍遷衡州平南府司馬。破黃洞蠻賊有功，除東莞太守，行廣州刺史。尋除智武將軍，監湘州事。敬帝嗣位，授持節、仁威將軍、巴州刺史。

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太府卿，〔三〕加通直散騎常侍。及王琳入寇，以瑒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荊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史寧率衆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責)〔貴〕舉外城以應之，〔四〕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時

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集其將士而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協義，同奬梁室，亦已勤矣。今時事如此，天可違乎！」遂遣使奉表詣闕。

天嘉元年，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邑一千戶。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爲散騎常侍、中領軍。〔三〕未拜，而世祖從容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仍改授持節、安東將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鎭，乘輿幸近畿餞送，鄉里榮之。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鼓吹如故。留異之反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鎭右將軍，常侍、鼓吹竝如故。頃之，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建安太守。光大中，以公事免，尋起爲通直散騎常侍。

高宗卽位，以瑒功名素著，深委任焉。太建四年，授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出鎭公安。瑒增脩城池，懷服邊遠，爲隣境所憚。居職六年，又以事免，更爲通直散騎常侍。及吳明徹軍敗呂梁，授使持節、督緣江水陸諸軍事、鎭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尋授散騎常侍、都督荆郢巴武湘五州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鼓吹竝如故。十二年，

坐壇場交通抵罪。

後主嗣位，復除通直散騎常侍，兼起部尚書。尋除中護軍，復爵邑，入為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第，及著詩賦述勳德之美，展君臣之意焉。又為五兵尚書，領右軍將軍，〔六〕侍中如故。以年老累乞骸骨，優詔不許。禎明元年卒官，時年七十二。後主臨哭盡哀，贈護軍將軍，侍中如故，給鼓吹一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量加資給，諡曰桓子。〔七〕

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物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竝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而處己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八〕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過人，為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為榮。

瑒二十一子，咸有父風。世子讓，早卒。第二子訓，頗知名，歷臨湘令，直閤將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寔繁，高祖建義杖旗，將寧區夏，裴忌早識攀附，每預戎麾，（推）〔摧〕鋒却敵，〔六〕立功者數矣。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於戰勝攻取，屢著勳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慕向。然性不循恆，頻以罪免，蓋亦陳湯之徒焉。

校勘記

〔一〕自錢塘直趣吳郡　按通鑑梁敬帝紹泰元年胡注云：「按陳霸先自義興還建康，遣裴忌助黃他攻吳郡，自錢塘直趣吳郡，非路也。『錢塘』必誤。」

〔二〕父循道　「循」南史作「修」。

〔三〕徵瑒爲太府卿　「太府卿」南史作「少府卿」，通鑑陳武帝永定三年同。

〔四〕瑒助防張世(責)〔貴〕舉外城以應之　據通鑑陳文帝天嘉元年及元龜三九九改。

〔五〕徵爲散騎常侍中領軍　南史作「徵爲侍中、領軍將軍」。

〔六〕領右軍將軍　「右」南史作「左」。

〔七〕謚曰桓子　張森楷校勘記云「子」字衍。今按：瑒初封定襄縣侯，太建十二年坐疆埸交通抵罪免，後主嗣位，又復侯爵，此作「子」不合，張說是。

〔八〕時與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　「朗法師」元龜八二一作「慧朗法師」。

〔九〕（推）〔摧〕鋒却敵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

陳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

徐陵 子儉 弟孝克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也。祖超之，齊鬱林太守，梁員外散騎常侍。父摛，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衞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旣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

梁普通二年，晉安王爲平西將軍、寧蠻校尉，〔一〕父摛爲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中〕大通〔二〕〔三〕年，王立爲皇太子，〔二〕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坐免。久之，起爲南平王府

行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莊子義。尋遷鎭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

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及侯景寇京師，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曰：

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敎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顚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

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鳫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鳥)〔烏〕流災，〔三〕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恆理也。至如荆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

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豳王徙雍，朞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常藐藐，〔四〕馴雉北飛，肅眘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

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五〕遙憶湓城，峯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駞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

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六〕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買盜明矣。骨

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

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冢磔蚩尤，〔七〕千刀剸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讎，珮弭腰𩍐，為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葅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公主，〔八〕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姦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鬷篾。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邪？為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

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恆，居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

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筭。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皐，家留河朔，春春井井，〔九〕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竝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羇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閒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

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竝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哥引路。〔一〇〕吾等張旝拭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愆，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

若曰祆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

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決，〔一一〕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

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縶驤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一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娬媚，曹屈詐以羈縻，旍軨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

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一三〕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凊，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

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鴟鳶知禮，巡省方化，〔一四〕咸問高年，東序西膠，〔一五〕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齚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

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墻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

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一六〕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

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遵彥竟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為尚書吏部郎，掌詔誥。其年高祖率兵誅僧辯，仍進討韋載。時任約、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及約等平，高祖釋陵不問。尋以為貞威將軍、尚書左丞。

紹泰二年，又使于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高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左丞如故。天嘉初，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一七〕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一八〕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為書宣示曰：「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冑，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

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

廢帝即位，高宗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高宗纂曆，封建昌縣侯，邑五百戶。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一九〕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高宗召陵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勱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

及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

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並如故。七年，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又除領軍將軍。八年，加翊右將軍、太子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祿大夫，餘並如故。十年，重爲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尹。十三年，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右光祿、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亦優〔禮〕之，〔二〇〕乃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卽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曰：「慎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文曰詞宗。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臥疾，方期克壯，奄然殞逝，震悼於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祿、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謚曰章。」

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

青睛，時人以爲聰惠之相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僔。

儉一名衆。〔三〕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正重其爲人，妻以女。梁太清初，起家豫章王府行參軍。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十一，攜老幼避于江陵，梁元帝聞其名，召爲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江陵陷，復還於京師。永定初，爲太子洗馬，遷鎭東從事中郎。天嘉三年，遷中書侍郎。

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高宗令儉持節喻旨。紇初見儉，盛列仗衞，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答，懼儉沮其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衞，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乃遣儉從間道馳還。高宗乃命章昭達率衆討紇，仍以儉悉其形勢，敕儉監昭達軍。紇平，高宗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鎭北鄱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累遷國子

博士、大匠卿，餘竝如故。尋遷黃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尙書左丞，以公事免。尋起爲中衛始興王限外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又爲太子中庶子，遷貞威將軍、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

後主立，授和戎將軍、宣惠晉熙王長史，行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和戎將軍，累遷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尙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爲儉所糾劾，後主深委任焉。又領右軍。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年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解褐爲祕書郎，轉太子舍人。累遷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馬。出爲海鹽令，甚有治績。秩滿，入爲太子洗馬。

份性孝悌，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太建二年卒，時年二十二。

儀少聰警，以周易生舉高第爲祕書郎，出爲烏傷令。禎明初，遷尙書殿中郎，尋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于錢塘之赭山，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郎。大業四年卒。

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少爲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旣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亦善屬文，而文不逮義。梁太清初，起家爲太學博士。

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飢，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

後東遊，居于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嘉其操行。

六年，除國子博士，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尋爲眞。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啓，高宗嗟歎良久，

乃勑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

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閤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卽都官之省，西抵閤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

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勑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得隨盡。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關。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

開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

十九年以疾卒，時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隣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仕至晉安王功曹史、太子洗馬。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籠罩今古。及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宰，獻替謀猷，蓋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逾禮，亦參、閔之志歟。

校勘記

〔一〕梁普通二年晉安王爲平西將軍寧蠻校尉　按梁書簡文帝紀，晉安王蕭綱爲平西將軍寧蠻校尉在梁武帝普通四年。

〔二〕〔中〕大通（二）〔三〕年王立爲皇太子　據梁書武帝紀補改。

〔三〕則有日（烏）〔烏〕流災　據徐孝穆集及嚴可均輯全陳文改。按相傳日中有烏，見淮南子精神訓。又傳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羽翼，見北堂書鈔一四九、藝文類聚一、御覽三引淮南子。爲此語所本。

〔四〕方今越常藐藐　「越常」各本作「越裳」。按常裳古今字。

〔五〕泉流寶盌　「盌」吳兆宜徐孝穆集箋注本作「盎」，注引藝林伐山，云寶盎泉出江州。

〔六〕又此賓遊　「此」字下元龜六六三及徐孝穆集箋注本並有「段」字。

〔七〕四冢磔蚩尤　「四」當作「三」。相傳堯磔蚩尤，身首異處，分葬三處，其首冢在壽陽，其肩脅冢在山陽，其髀冢在鉅鹿，見雲笈七籤引軒轅本紀，爲此語所本。梁書元帝紀載徐陵勸進表，亦有

「蚩尤三冢，寧謂嚴誅」之語。

〔八〕又聞本朝公主　「公主」徐孝穆集及嚴輯全陳文並作「王公」，疑作「王公」是。

〔九〕舂舂井井　嚴輯全陳文作「鄉井鄉邑」。

〔一〇〕虞哥引路　「哥」各本作「歌」。按哥卽古歌字。

〔一一〕吾知其決　「決」當作「訣」。今本徐孝穆集及嚴輯全陳文並作「訣」。

〔一二〕其外膏脣販舌　「販舌」徐孝穆集箋注本改「拭舌」，注引後漢書宦者呂強傳「羣邪項領，膏脣拭舌」。

〔一三〕莫不崇君親以銘物　「銘」今本徐孝穆集及嚴輯全陳文並作「詔」。

〔一四〕巡省方化　今本徐孝穆集及嚴輯全陳文並作「巡方省化」。按巡方省化與下東序西膠相對成文，作「巡方省化」是。

〔一五〕東序西膠　按徐孝穆集箋注本改爲「西序東膠」，注引禮王制「夏后氏養庶老於西序，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一六〕非豹非貔　「豹」徐孝穆集箋注本及嚴輯全陳文並作「虎」。按語本書牧誓「尙桓桓，如虎如貔」。梁書元帝紀載陵勸進表亦有「非虎非貔」語。此作「豹」，乃避唐諱改。

〔一七〕時安成王頊爲司空　「頊」原作「諱」，思廉原文如此，今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

〔一八〕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　「鮑僧叡」北監本、汲本、殿本作「鮑叔叡」。

〔一九〕三年遷尙書左僕射　「三年」各本並譌「二年」。按宣帝紀，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尙書右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爲尙書僕射，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尙書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爲尙書左僕射，與此異。

〔二〇〕高宗亦優〔禮〕之　據南史補。

〔二一〕儉一名衆　殿本考證云：「『衆』南史作『報』。」

陳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江總　姚察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之十世孫。五世祖湛，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忠簡公。祖倩，梁光祿大夫，有名當代。父紑，本州迎主簿，少居父憂，以毀卒，在梁書孝行傳。

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勱，〔一〕名重當時，特所鍾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辭采，家傳賜書數千卷，總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參軍。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開府，置佐史，並以貴冑充之，仍除敬容府主簿。遷尙書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降嗟賞。仍轉侍郎。尙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尙書琅

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之遴嘗酬總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隣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晨光艴。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急共遨遊，休沐忘退食。曷用銷鄙吝，枉趾覯顏色。下上數千載，揚搉吐胸臆。」其爲通人所欽挹如此。遷太子洗馬，又出爲臨安令，還爲中軍宣城王府限內錄事參軍，轉太子中舍人。

及魏國通好，勑以總及徐陵攝官報聘，總以疾不行。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略序時事。其辭曰：

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虨〕，〔二〕昔莅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曉脩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攄鬱結，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槩焉。

嘉南斗之分次，肇東越之靈祕，表檜風於韓什，著鎮山於周記，蘊大禹之金書，鐫暴秦之(在)〔石〕字，〔三〕太史來而探穴，鍾離去而開笥，信竹箭之爲珍，何琙玞之罕值。

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寔豫章之舊圃，成黃金之勝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曾阜之超忽，邇平湖之迴深。山條偃蹇，水葉侵淫，挂猿朝落，飢鼯夜吟。菓叢藥苑，桃蹊橘林，梢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望島嶼之邅回，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曳光煙之曉匝。風引蜩而嘶噪，雨鳴林而脩颯，〔四〕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

爾迺野開靈塔，地築禪居，喜園迢遰，樂樹扶疎。經行籍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蹔如。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己。鍾風雨之如晦，倦鷄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折四辯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惑之塵滓，久遺榮於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疇日，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知自憐其何已。

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梁元帝平侯景，徵總為明威將軍、始興內史，以郡秩米八百斛給總行裝。會江陵陷，遂不行，總自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直侍中省。累遷司徒右長史，掌東宮管記，給事黃門侍郎，領南徐州大中正。授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東宮、中正如故。遷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中正如故。以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微行總舍，上怒免之。尋為侍中，領左驍騎將

軍。復爲左民尚書，領左軍將軍，未拜，又以公事免。尋起爲散騎常侍、明烈將軍、司徒左長史，遷太常卿。

後主卽位，除祠部尚書，又領左驍騎將軍，參掌選事。轉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尋遷尚書僕射，參掌如故。至德四年，加宣惠將軍，量置佐史。尋授尚書令，給鼓吹一部，加扶，餘並如故。策曰：「於戲，夫文昌政本，司會治經，韋彪謂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況其五曹斯綜，百揆是諧，同冢宰之司，專臺閣之任。惟爾道業標峻，寓量弘深，勝範淸規，風流以爲准的，辭宗學府，衣冠以爲領袖。故能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形載遠，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不愼歟！」禎明二年，進號中權將軍。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

總嘗自敍其略曰：

歷升淸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權移羣小，謟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闊。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形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

宰，今之尙書令也」。況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之一物，豈是預要乎？

弱歲歸心釋敎，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宦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菲，尙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

總之自敍，時人謂之實錄。

總篤行義，寬和溫裕。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豔，故爲後主所愛幸。多有側篇，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瑳〕等十餘人，〔三〕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有文集三十卷，竝行於世焉。

長子溢，字深源，頗有文辭。性傲誕，恃勢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洗馬、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爲秦王文學。

第七子漼，駙馬都尉、祕書郎、隋給事郎，直祕書省學士。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也。九世祖信，吳太常卿，有名江左。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弱不好弄，博弈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年十二，便能屬文。父上開府僧(坦)〔垣〕，〔六〕知名梁武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遊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脩文義，卽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

值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告糴無處，察家口既多，並採野蔬自給。察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恆得相繼。又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乏絕者皆相分卹，自甘唯藜藿而已。在亂離之閒，篤學不廢。

元帝於荊州卽位，父隨朝士例往赴西臺，元帝授察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反，察輕其賦役，勸以耕種，於是戶口殷盛，民至今稱焉。

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永定初，拜始興王府功曹參軍，尋補嘉德殿學士，轉中衛、儀同始興王府記室參軍。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爲史佐，及陵讓官致仕等表，並請察製焉，陵見歎曰「吾弗逮也」。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

墓。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竝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所敍事甚詳。

使還，補東宮學士。于時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爲諸人宗重。儲君深加禮異，情越羣僚，宮內所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又數令共野王遞相策問，恆蒙賞激。

遷尙書祠部侍郎。此曹職司郊廟，昔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梁武帝以爲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縣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高宗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帝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竝卽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

拜宣惠宜都王中錄事參軍，帶東宮學士。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事，固辭不免。後主纂業，勑兼東宮通事舍人，將軍、知撰史如故。又勑專知優册謚議等文筆。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竝如故。

初，梁季淪沒，父僧(坦)〔垣〕入于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

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爾後又遣申宣旨誡喻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爲憂。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敎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既深，故有此及。」

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頻有陳讓，並抑而不許。又推表其略曰：「臣私門釁禍，併罹殃罰，偸生晷漏，冀申情禮，而厎疹相仍，茸䕺穢質，非復人流，將畢(苦)〔苦〕壤。〔七〕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紱，尋斯寵服，彌見慙靦。且宮闈祕奥，趨奏便繁，寧可以玆荒毀所宜叨預。伏願至德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徇情禮，未膺刀筆。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玆抑奪，不得致辭也。」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

察既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見察柴瘠過甚，爲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既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又遣度支尙書王瑗宣旨，重加慰喩，令從晚食。手敕曰：「卿羸瘠如此，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爲佳也。」察雖奉此敕，而猶敦宿誓。

又詔授祕書監，領著作如故，乃累進讓，並優荅不許。察在祕書省大加刪正，又奏撰中書表集。拜散騎常侍，尋授度支尙書，旬月遷吏部尙書，領著作並如故。察既博極墳素，尤

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許，及遷選部，雅允朝望。初，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共薦察，勑答曰：「姚察非唯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淸脩，典選難才，今得之矣。」乃神筆草詔，〔八〕讀以示察，察辭讓甚切。

別日召入論選事，察垂涕拜請曰：「臣東皐賤族，〔九〕身才庸近，情忘遠致，念絕脩途。頃來忝竊，久知逾分，特以東朝攀奉，恩紀謬加。今日叨濫，非由才舉，縱陛下特升庸薄，其如朝序何？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當時纔居選部，自後罕有繼蹤。臣遭逢成擢，沐浴恩造，累致非據，每切妨賢。臣雖無識，頗知審己，言行所踐，無期榮貴，豈意銓衡之重，妄委非才。且皇明御歷，事高昔代，羽儀世冑，帷幄名臣，若授受得宜，方爲稱職。臣夙陶教義，必知不可。」後主曰：「選衆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量淸恪，盧毓心平體正，王蘊銓量得地，山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與卿雖君臣禮隔，情分殊常，藻鏡人倫，良所期寄，亦以無慙則哲也。」

察自居顯要，甚勵淸潔，且廩錫以外，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一〇〕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猶冀受納，察勵色驅出，〔一一〕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

陳滅入隋，開皇九年，詔授祕書丞，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又勅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乃獨召入內殿，賜菓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往歲之聘周也，因得與父僧(坦)〔垣〕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為之歔欷。

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祿俸皆捨寺起造，并追為禪師樹碑，文甚遒麗。及是，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覽之愴然，乃用蕭韻述懷為詠，詞又哀切，法俗益以此稱之。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

仁壽二年，詔曰：「前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姚察，彊學待問，博極羣典，脩身立德，白首不渝，雖在哀疚，宜奪情禮，可員外散騎常侍，封如故。」又勅侍晉王昭讀。煬帝初在東宮，數被召見，訪以文籍。卽位之始，詔授太子內舍人，餘竝如故。車駕巡幸，恆侍從焉。及改易衣冠，刪正朝式，切問近對，察一人而已。

年七十四，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務從率儉。其略曰：「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斂以法服，竝宜用布，土周於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麤車，卽送厝舊塋北。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嘗得留連山寺，一去忘歸。及仕陳代，諸

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遇，宦途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既牽纏人世，素志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既歷歲時，循而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菓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願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恆。兩宮悼惜，賵賻甚厚。

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沖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終日恬靜，唯以書記爲樂，於墳籍無所不覩。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暫輟。尤好研覈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兼諳識內典，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爲綺密。在位多所稱引，一善可錄，無不賞薦。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盡心事上，知無不爲。侍奉機密，未嘗洩漏。且任遇已隆，衣冠攸屬，深懷退靜，避於聲勢。清潔自處，貲產每虛，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答。穆於親屬，篤於舊故，所得祿賜，咸充周卹。

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求之於古，〔一三〕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爲師範。且訪對甚詳明，〔一三〕聽之使人忘倦。」察每製文筆，勑便索本，上曰：「我于姚察文章，〔一四〕非唯翫味無已，故是一宗匠。」

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尚書令江總與察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總爲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徐陵以下諸名賢竝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所和弟五十韻，寄弟集內。」及江編次文章，無復察所和本，述徐此意，謂察曰：「高才碩學，庶光拙文，今須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侯章也。」察謙遜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棄本，復乖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

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悉窮該博，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世。察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開皇之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今在內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涕奉行。思廉在陳爲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隋，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大業初，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

史臣曰：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臣先臣稟茲令

德，〔一五〕光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奧，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搢紳以爲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校勘記

〔一〕舅吳平光侯蕭勱　「勱」梁書蕭景傳、南史吳平侯景傳並作「勵」，南史江總傳又作「勱」。按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云「勱」字或作「勵」。

〔二〕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虨〕　按江虨晉書有傳，爲江統之子，曾官護軍將軍，今據改。

〔三〕鐫暴秦之(在)〔石〕字　殿本考證云「在」字疑誤。按此用秦始皇上會稽山，立石刻頌秦德事，「在」當作「石」，形近而譌。文苑英華九七正作「石」，金陵局本已改爲「石」，今從之。

〔四〕雨鳴林而脩颸　「脩」字疑譌，傅增湘校文苑英華，據宋本改作「翛」。

〔五〕共陳暄孔範王(瑗)〔瑳〕等十餘人　據南史及通鑑陳長城公至德二年改。

〔六〕父上開府僧(坦)〔垣〕　按姚僧垣周書有傳，坦與垣形近而譌，今據改。下同。

〔七〕將畢(苦)〔苫〕壤　據南監本、殿本改。

〔八〕乃神筆草詔　殿本考證云「神」疑「伸」字之誤。張森楷校勘記云：「古有伸紙，未聞伸筆，『神』字

是。」今按文學傳序有「神筆賞激」語，何之元傳亦有「神筆詔書」語，考證作者竟孰視無睹，淺妄甚矣。

〔九〕察垂涕拜請曰臣東皐賤族　「曰臣」二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一〇〕花綀一匹　「綀」各本作「練」。按下文云「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綀」，蒲綀對花綀而言，作「綀」是，南史正作「綀」。

〔一一〕察勵色驅出　「勵」北監本、汲本、殿本作「厲」。按勵厲通。

〔一二〕求之於古　「求之於」三字原本墨丁，據元龜一九二補。按「求之於古」與下文「在於今世」適相配合，各本作「精當自古」，恐非。

〔一三〕且訪對甚詳明　「甚詳明」三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一四〕上曰我于姚察文章　「上」字、「于」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一五〕史臣先臣稟茲令德　「先」字下之「臣」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陳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世祖九王　高宗二十九王　後主十一子

世祖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陽王伯信，王充華生廬陵王伯仁，張脩容生江夏王伯義，韓脩華生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其伯固犯逆別有傳。二男早卒，本書無名。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世祖第二子也。初，高祖兄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於梁世，爲東宮直閤將軍，侯景之亂，領弩手二千援臺，於城中中流矢卒。（紹泰）〔太平〕二年，追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封（義興郡公）〔長城縣公〕，〔一〕謚曰昭烈。高祖受禪，重

贈驃騎大將軍、太傅、〔三〕揚州牧，改封始興郡王，邑二千戶。王生世祖及高宗。高宗以梁承聖末遷于關右，至是高祖遙以高宗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永定三年六月，高祖崩，是月世祖入纂帝位。時高宗在周未還，世祖以本宗乏饗，其年十月下詔曰：「日者皇基肇建，封樹枝戚，朕親地攸在，特啓大邦。弟頊嗣承門祀，雖土宇開建，薦饗莫由。重以遭家不造，閔凶夙遘，儲貳遐隔，轉車未返。猥以眇身，膺茲景命，式循龜鼎，冰谷載懷。今既入奉大宗，事絕藩祼，始興國廟蒸嘗無主，瞻言霜露，感尋慟絕。其徙封嗣王頊爲安成王，封第二子伯茂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庶申罔極之情，永保山河之祚。」

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座奏曰：「夫增崇徽號，飾表車服，所以闡彰厥德，下變民望。第二皇子新除始興王伯茂，體自尊極，神姿明穎，玉映觿辰，蘭芬綺歲，清暉美譽，日茂月升，道鬱平、河，聲超袞、植。皇情追感，聖性天深，以本宗闕緒，纂承藩嗣，雖珪社是膺，而戎章未襲，豈所以光崇睿哲，寵樹皇枝。臣等參議，宜加寧遠將軍，置佐史。」詔曰「可」。尋除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二郡諸軍事、彭城太守。天嘉二年，進號宣惠將軍、揚州刺史。

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世祖深愛重之。是時征北軍人於丹徒盜

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竝沒縣官，藏于祕府，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甚得右軍之法。三年，除鎭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

廢帝卽位，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高宗也，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誅後，高宗恐伯茂扇動朝廷，光大元年，乃進號中衞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遊處。是時四海之望，咸歸高宗，伯茂深不平，日夕憤怨，數肆惡言，高宗以其無能，不以爲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竝陰豫其事。二年十一月，皇太后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其日又下令曰：「伯茂輕薄，爰自弱齡，辜負嚴訓，彌肆凶狡。常以次居介弟，宜秉國權，不涯年德，逾逞狂躁，圖爲禍亂，扇動宮闈，要招麤險，觖望臺閣，嗣君喪道，由此亂階，是諸凶德，咸作謀主。允宜罄彼司甸，刑斯劇人。言念皇支，尙懷悲懣，可特降爲溫麻侯，宜加禁止，別遣就第。不意如此，言增泫歎。」時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爲諸王冠婚之所，名爲婚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於路遇盜，殞于車中，時年十八。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世祖第三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慍不形於色，世祖深器之。初高祖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世祖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

尙書八座奏曰：「臣聞本枝惟允，宗周之業以弘，盤石旣建，皇漢之基斯遠，故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隆卜世。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齠年，表歧姿於丱日，光昭丹掖，暉映靑闈，而玉圭未秉，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議，宜封鄱陽郡王。」詔曰「可」。乃遣散騎常侍、度支尙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又遣五兵尙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之曰：「於戲！夫建樹藩屏，翼獎王室，欽若前典，咸必由之。惟爾夙挺珪璋，生知孝敬，〔三〕令德茂親，僉譽所集，啓建大邦，寔惟倫序，是用敬遵民瞻，錫此圭瑞。往欽哉！其勉樹聲業，永保宗社，可不愼歟！」策訖，勑令王公已下並讌於王第。仍授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爲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天康元年，進號鎭北將軍。

高宗輔政，不欲令伯山處邊，光大元年，徙爲鎭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太建元年，徵爲中衞將軍、中領軍。六年，又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尋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十一年，入爲護軍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四〕仍給鼓吹幷扶。後主卽位，進號中權大將軍。至德四年，出爲持節、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東揚州刺史，加侍中，餘並如故。禎明元年，丁所生母憂，去職。明年，起爲鎭衞大將軍、〔五〕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劒十人。三年正月薨，時年四十。

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婚饗醮之事，恆使伯山爲主。及丁所生母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絕，因起爲鎭衞將軍，仍謂羣臣曰：「鄱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而伯山薨，尋値陳亡，遂無贈謚。

長子君範，太建中拜鄱陽國世子，尋爲貞威將軍、晉陵太守，未襲爵而隋師至。是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爲變，乃竝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而又陰爲之備。及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關。至長安，隋文帝竝配于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初，君範與尙書僕射江總友善，至是總贈君範書五言詩，以敍他鄉離別之意，辭甚酸切，當世文士咸諷誦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女婤爲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敍用，由是竝爲守宰，遍於天下。其年君範爲溫令。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世祖第六子也。天嘉六年，立爲晉安王。尋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佐史。時伯恭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治理。太建元年，入爲安前將軍、中護軍，遷中領軍。尋爲中衞將軍、揚州刺史，以公事免。四年，起爲安左將軍，尋爲鎭右將軍、特進，給扶。六年，出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九年，入爲安前將軍、祠部尙書。十一年，進

號軍師將軍、尚書右僕射。十二年，遷僕射。十三年，遷左僕射。十四年，出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未拜。至德元年，爲侍中、中衞將軍、光祿大夫，丁所生母憂，去職。禎明元年，起爲中衞將軍、右光祿大夫，置佐史、扶竝如故。三年入關。隋大業初，爲成州刺史、太常卿。

衡陽王伯信字孚之，世祖第七子也。天嘉元年，衡陽獻王昌自周還朝，於道薨，其年世祖立伯信爲衡陽王，奉獻王祀。尋爲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太建四年，爲中護軍。六年，爲宣毅將軍、揚州刺史。尋加侍中、散騎常侍。十一年，進號鎮前將軍，〔六〕太子詹事，餘竝如故。禎明元年，出爲鎮南將軍、西衡州刺史。三年，隋軍濟江，與臨汝侯方慶竝爲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七〕事在方慶傳。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世祖第八子也。天嘉六年，立爲廬陵王。太建初，爲輕車將軍，置佐史。七年，遷冠軍將軍、中領軍。〔八〕尋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十二年，爲翊左將軍、中領軍。禎明元年，加侍中、〔九〕國子祭酒，領太子中庶子。三年入關，卒于長安。長子番，先封湘濱侯，隋大業中，爲資陽令。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世祖第九子也。天嘉六年，立爲江夏王。太建初，爲宣惠將軍、東揚州刺史，置佐史。尋爲宣毅將軍、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合州刺史。〔一〇〕十四年，徵爲侍中、忠武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禎明三年入關，遷于瓜州，於道卒。

長子元基，先封湘潭侯，隋大業中爲穀熟縣令。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世祖第十子也。天嘉六年，立爲武陵王。太建初，爲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驅録民下，逼奪財貨，前後委積，百姓患之。太建九年，爲有司所劾，上曰：「王年少，未達治道，皆由佐史不能匡弼所致，特降軍號，後若更犯，必致之以法，有司不言與同罪。」十一年春，被代徵還，伯禮遂遷延不發。其年十月，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一一〕「臣聞車履不俟，君命之通規，夙夜匪懈，臣子之恆節。謹案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早擅英猷，〔一二〕久馳令問，惟良寄重，枌鄉是屬。聖上愛育黔黎，留情政本，共化求瘼，早赴皇心，遂復稽緩歸驂，取移涼燠，遲回去鷁，空淹載路，淑慎未彰，違惰斯在，繩愆檢迹，以爲懲誡。臣等參議以見事免伯禮所居官，以王還第，謹以白簡奏聞。」詔曰「可」。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散騎

侍郎、臨洮太守。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世祖第十二子也。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太建中，立爲永陽王。〔一三〕尋爲侍中，加明威將軍，置佐史。尋加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左僕射，〔一四〕出爲使持節、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一五〕平東將軍，領會稽内史。至德二年，入爲侍中、翊左將軍，加特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岐州司馬，遷國子司業。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世祖第十三子也。太建中，立爲桂陽王。〔一六〕七年，爲明威將軍，置佐史。尋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十年，加侍中。出爲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東中郎將、吳興太守。十一年，加散騎常侍。至德元年薨。

子酆嗣，大業中，爲番禾令。

高宗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容生建安王叔卿，〔一七〕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

王叔齊，袁昭容生晉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一八〕吳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王叔愼，王脩華生武昌王叔虞，韋脩容生湘東王叔平，施姬生臨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姬生西陽王叔穆，申婕妤生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江王叔顯，〔一九〕秦姬生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叡、叔忠、叔(引)〔弘〕、〔二〇〕叔毅、叔訓、叔武、叔處、叔封等八人，並未及封。叔陵犯逆，別有傳。三子早卒，本書無名。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高宗第三子也。少寬厚仁愛。天嘉元年，封建安侯。太建元年，改封豫章王，仍爲宣惠將軍、都督東揚州諸軍事、東揚州刺史。五年，進號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二一〕十一年，爲鎭前將軍、江州刺史。〔二二〕後主卽位，進號征南將軍，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中衞大將軍，餘並如故。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二三〕禎明元年，給鼓吹一部，班劍十人。其年，遷司空。〔二四〕三年，隋師濟江，叔英知石頭軍戍事。尋令入屯朝堂。及六軍敗績，降于隋將韓擒虎。其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涪陵太守。

長子弘，至德元年，拜豫章國世子。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高宗第四子也。母本吳中酒家隸，高宗微時，嘗往飲，遂與通，及貴，召拜淑儀。叔堅少傑黠，凶虐使酒，尤好數術、卜筮、祝禁，鎔金琢玉，竝究其妙。天嘉中，封豐城侯。太建元年，立爲長沙王，仍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四年，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置佐史。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郢州刺史，未拜，轉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尋爲平北將軍、合州刺史。〔二五〕八年，復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十一年，入爲翊左將軍、丹陽尹。〔二六〕

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竝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鬭，至有死者。及高宗弗豫，叔堅、叔陵等竝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乃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及高宗崩，倉卒之際，又命其左右於外取劒，左右弗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劒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及翌日小斂，叔陵袖剉藥刀趨進，斫後主，中項，後主悶絕于地，皇太后與後主乳母樂安君吳氏俱以身捍之，獲免。叔堅自後扼叔陵，擒之，幷奪其刀，將殺之，問後主曰：「卽盡之，爲待也。」後主不能應。叔陵舊多力，須臾，自奮得脫，出雲龍門，入于東府城，召左右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

募百姓。是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乃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以後主命召蕭摩訶，令討之。卽日擒其將戴（洫）〔溫〕、譚騏驎等，〔二七〕送臺，斬于尚書閣下，持其首徇于東城。叔陵惶擾不知所爲，乃盡殺其妻妾，率左右數百人走趨新林，摩訶追之，斬于丹陽郡，餘黨悉擒。其年，以功進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是時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小大，悉委叔堅決之，於是勢傾朝廷。叔堅因肆驕縱，事多不法，後主由是疎而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之徒，並東宮舊臣，日夜陰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卽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未發，尋有詔又以爲驃騎將軍，重爲司空，實欲去其權勢。叔堅不自安，稍怨望，乃爲左道厭魅以求福助，刻木爲偶人，衣以道士之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日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其年冬，有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並實，後主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其夜，令近侍宣敕，數之以罪，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旣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於九泉之下。」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特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尋起爲侍中、鎭左將軍。〔二八〕二年，又給鼓吹、油幢車。三年，出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四年，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二年，秩滿還都。

三年入關，遷于瓜州，更名叔賢。〔叔〕賢素貴，〔二九〕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酤酒，

以傭保爲事。隋大業中，爲遂寧郡太守。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高宗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太建四年，立爲建安王，授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七年，爲雲麾將軍、郢州刺史，置佐史。九年，進號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後主卽位，進號安南將軍。又爲侍中、鎭右將軍、中書令。遷中書監。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似婦人。太建五年，立爲宜都王，尋授宣惠將軍，置佐史。七年，授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尋爲輕車將軍、衞尉卿。十三年，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南徐州刺史。又爲侍中、翊右將軍。至德四年，進號安右將軍。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鴻臚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高宗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好學。太建五年，立爲河東王。七年，授宣毅將軍，置佐史。尋爲散騎常侍、軍師將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三〇〕十二年薨，年十三。贈侍中、中撫將軍、司空，謚曰康簡。子孝寬嗣。孝寬以至德元年，襲

爵河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汶城令。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高宗第十一子也。風彩明贍，博涉經史，善屬文。太建七年，立爲新蔡王，尋爲智武將軍，置佐史。出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至德二年，入爲侍中，將軍、佐史如故。禎明元年，除國子祭酒，侍中、將軍、佐史如故。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尚書主客郎。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高宗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頗涉書史。太建七年，立爲晉熙王。尋爲侍中、散騎常侍、宣惠將軍，置佐史。進號輕車將軍、揚州刺史。〔三〕至德元年，授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二年，遷信威將軍、督湘衡武桂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禎明二年，秩滿，徵爲侍中、宣毅將軍，佐史如故。未還，而隋軍濟江，破臺城，隋漢東道行軍元帥秦王至于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王曰：「竊以天無二日，晦明之序不差，土無二王，尊卑之位乃別。今車書混壹，文軌大同，敢披丹款，申其屈膝。」秦王得書，因遣行軍吏部柳莊與元帥府僚屬等往巴州迎勞叔文。叔文於是與畢寶、荆州刺史陳紀及文武將吏赴于漢口，秦王竝厚待之，置于賓館。隋開皇

九年三月，衆軍凱旋，文帝親幸溫湯勞之，叔文與陳紀、周羅睺、荀法尚等幷諸降人，見于路次。數日，叔文從後主及諸王侯將相幷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竝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隨晉王、秦王等獻凱而入，列于廟庭。明日，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叔文又從後主至朝堂南，文帝使內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其羣臣竝慙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而有自得之志。旬有六日，乃上表曰：「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文帝雖嫌其不忠，而方欲懷柔江表，乃授開府，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高宗第十三子也。少聰惠，善屬文。太建八年，立爲淮南王。尋位侍中、仁威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高宗第十四子也。性質朴，無伎藝。高宗崩，始興王叔陵爲逆，誅死，其年立叔重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後。至德元年，爲仁威將軍、揚州刺史，置佐史。二年，加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太府少卿，卒。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高宗第十五子也。性凝重，舉止方正。後主即位，立爲尋陽王。

至德元年，爲侍中、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尋卒。

岳陽王叔愼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立爲岳陽王，時年十一。至德四年，拜侍中、智武將軍、丹陽尹。是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愼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每應詔賦詩，恆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湘州刺史。

三年，隋師濟江，破臺城，前刺史晉熙王叔文還至巴州，與巴州刺史畢寶、荊州刺史陳紀竝降。隋行軍元帥清河公楊素兵下荊門，別遣其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內將士，莫有固志，克日請降。叔愼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愼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是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愼伏甲待之。暉令數百人屯于城門，自將左右數十人入于廳事，俄而伏兵發，縛暉以徇，盡擒其黨，皆斬之。叔愼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赴難。未至，隋遣中牟公薛冑爲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

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冑兵次鵝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因大合戰，自旦至于日昃，隋軍迭息迭戰，而正理兵少不敵，於是大敗。冑乘勝入城，生擒叔慎。是時，鄔居業率其衆自武州來赴，出橫橋江，聞叔慎敗績，乃頓于新康口。隋總管劉仁恩兵亦至橫橋，據水置營，相持信宿，因合戰，居業又敗。仁恩虜叔慎、正理、居業及其黨與十餘人，秦王斬之于漢口。叔慎時年十八。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高宗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爲義陽王，尋拜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元年，除丹陽尹。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內史，至絳郡通守。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高宗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爲巴山王。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高宗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爲武昌王，尋爲壯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高宗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湘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胡蘇令。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高宗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爲臨賀王，尋爲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初拜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高宗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爲陽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涇城令。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高宗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爲西陽王。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高宗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南安王。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高宗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南郡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靈武令。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高宗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沅陵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給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高宗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岳山王，尋爲智武將軍，置佐史。四年，除丹陽尹。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新興王叔純字子共，〔三二〕高宗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新興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河北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三三〕高宗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爲巴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岍陽令。

臨江王叔顒字子明，〔三四〕高宗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爲臨江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鶉觚令。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高宗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爲新會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涉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高宗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爲新寧王。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高宗第三十三子也。禎明二年，立爲新昌王。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高宗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二年，立爲太原王。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壽光令。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皇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吳興王胤，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呂淑媛生永嘉王彥、邵陵王兢，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塘王恬，張淑華生信義王祗，徐淑儀生東陽王恮，孔貴人生吳郡王蕃。其皇子總、觀、明、綱、統、沖、洽、縚、綽、威、辯十一人，並未及封。

皇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惠，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慍。以母張貴妃故，特爲後主所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邑二千戶。尋爲軍師將軍、揚州刺史，置佐史。禎明二年，皇太子胤廢，後主乃立深爲皇太子。三年，隋師濟江，六軍敗績，隋將韓擒虎自南掖門入，百僚逃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隋軍排閤而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途，不乃勞也」？軍人咸敬焉。其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枹罕太守。

吳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于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爲己子。時後主年長，未有胤嗣，高宗因命以爲嫡孫，其日下詔曰：「皇孫初

誕，國祚方熙，思與羣臣，共同斯慶，內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十年，封爲永康公。後主即位，立爲皇太子。胤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至德三年，躬出太學講孝經，講畢，又釋奠於先聖先師。其日設金石之樂於太學，王公卿士及太學生竝預宴。是時張貴妃、孔貴嬪竝愛幸，沈皇后無寵，而近侍左右數於東宮往來，太子亦數使人至后所，後主疑其怨望，甚惡之。而張、孔二貴妃又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爲吳興王，仍加侍中、中衞將軍。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南平王嶷字承嶽，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爲南平王。尋除信武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置佐史。遷揚州刺史，進號鎮南將軍。尋爲使持節、都督郢荆湘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郢州刺史。未行而隋軍濟江。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永嘉王。尋爲忠武將軍、南徐州刺史，進號安南將軍。〔三五〕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江巴東衡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

史。〔三六〕未行，隋師濟江。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南海王。尋爲武毅將軍，置佐史，進號軍師將軍。禎明二年，出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三七〕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涿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爲信義王。尋爲壯武將軍，置佐史。授使持節、都督、智武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邵陵王兢字承檢，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爲邵陵王，邑一千戶。尋爲仁武將軍，置佐史。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國子監丞。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也。容貌蕞陋，性嚴酷，數歲，左右有不如意，輒刴刺其面，或加燒爇。以母張貴妃有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四年，立爲會稽王。尋爲翊前將軍，置佐史。除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會)昌〔隆〕令。〔三八〕

東陽王恮字承厚，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爲東陽王，邑一千戶。未拜，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吳郡王蕃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吳郡王。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涪城令。

錢塘王恬字承惔，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立爲錢塘王，邑一千戶。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江左自西晉相承，諸王開國，竝以戶數相差爲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准此爲差。高祖受命，自永定訖于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殊寵，至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千戶，小國卽千戶。而舊史殘缺，不能別知其國戶數，故綴其遺事附于此。

史臣曰：世祖、高宗、後主竝建藩屛，以樹懿親，固乃本根，隆斯盤石。鄱陽王伯山有風采德器，亦一代令藩矣。岳陽王叔愼屬社稷傾危，情哀家國，竭誠赴敵，志不圖生。嗚呼！古之忠烈致命，斯之謂也。

校勘記

〔一〕（紹泰）〔太平〕二年至封（義興郡公）〔長城縣公〕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按高祖紀，梁太平二年，詔贈高祖兄道談散騎常侍、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長城縣公，與此互異。敬帝以紹泰二年改元太平，始進封陳霸先義興郡公，則道談贈官必在太平以後；且紀于永定元年書追贈皇兄長城縣公道談太尉，封始興郡王，似無追封義興郡公之事。」按錢氏所疑甚是，此傳文之譌，今據高祖紀改。

〔二〕太傅　高祖紀作「太尉」。

〔三〕生知孝敬　「生」各本作「坐」。

〔四〕十一年至加開府儀同三司　按宣帝紀，伯山加儀同三司在太建十三年正月。

〔五〕明年起爲鎭衛大將軍　按後主紀，禎明元年十二月丙辰，以前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

史伯山爲鎭衛大將軍。是伯山之起爲鎭衛大將軍卽在其丁所生母憂去職之年，「明年」二字疑衍。

〔六〕十一年進號鎭前將軍　按本紀，伯信進號鎭前將軍在後主禎明元年，不在宣帝太建十一年。

〔七〕與臨汝侯方慶竝爲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　「東」字原本墨丁，各本竝作「西」，按方慶傳，王勇爲東衡州刺史，今補一「東」字。參閱第十四卷校記第八條。

〔八〕七年遷冠軍將軍中領軍　按宣帝紀，伯仁爲中領軍在太建八年十一月。

〔九〕禎明元年加侍中　「侍中」後主紀作「特進」。

〔一〇〕太建初至合州刺史　按宣帝紀，伯義於太建九年七月以輕車將軍、丹陽尹爲合州刺史，十年九月以宣惠將軍爲東揚州刺史，均不在太建初，官職遷轉，亦不盡合。

〔一一〕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　「徐君敷」南史作「徐君整」。

〔一二〕早擅英猷　「早」南監本作「夙」，北監本、汲本、殿本作「昔」。

〔一三〕太建中立爲永陽王　按帝紀，立伯智爲永陽王在廢帝光大二年，不在太建中。

〔一四〕累遷尙書左僕射　按後主紀，伯智於後主卽位之年三月爲尙書僕射，至德二年五月，又以尙書僕射爲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兩言僕射，均無「左」字。

〔一五〕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　「豐」原譌「曹」，各本不譌，今改正。按廢帝光大二年四月，割東揚州

晉安郡爲豐州。

〔一六〕太建中立爲桂陽王　按帝紀，立伯茂爲桂陽王在廢帝光大二年七月，不在太建中。

〔一七〕魏昭容生建安王叔卿　「魏昭容」南史作「魏昭華」。

〔一八〕巴山王叔雄　「叔雄」後主紀作「叔熊」，參閱第六卷校記第五條。

〔一九〕劉姬生臨江王叔顯　「臨江王」北監本、汲本、殿本作「臨海王」，南史同。按後主紀，至德四年二月丙申，立皇弟叔顯爲臨江王，各本及南史並同，無作「臨海王」者，當以作「臨江王」爲是。

〔二〇〕叔（引）〔弘〕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按宋刻本因避諱，「弘」字皆缺筆，往往譌作「引」。然此「弘」字疑當依南史作「泓」，因豫章王叔英之長子名弘，不當犯其叔父之名諱也。

〔二一〕五年進號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　「南豫州」宣帝紀作「南徐州」。似當從紀文。

〔二二〕十一年爲鎮前將軍江州刺史　「鎮前將軍」當依宣帝紀作「鎮南將軍」。按「鎮前」之號用於內，不應冠江州刺史之上。

〔二三〕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　按此「大」字疑衍。詳第六卷校記第十四條。

〔二四〕其年遷司空　「司空」後主紀作「司徒」。

〔二五〕尋爲平北將軍合州刺史　按宣帝紀，叔堅爲合州刺史，進號平北將軍，在太建八年六月。

〔二六〕入爲翊左將軍丹陽尹　按後主紀，後主卽位，以侍中、翊前將軍、丹陽尹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翊左」作「翊前」。

〔二七〕卽日擒其將戴(洫)〔溫〕譚騏驎等　據南監本改。按通鑑陳宣帝太建十四年亦作「戴溫」。

〔二八〕尋起爲侍中鎭左將軍　按後主紀，叔堅爲侍中、鎭左將軍在至德二年七月。

〔二九〕〔叔〕賢素貴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補。按叔堅更名叔賢，避隋文帝楊堅諱。

〔三〇〕尋爲散騎常侍至南徐州刺史　按宣帝紀，叔獻爲南徐州刺史在太建十二年四月。

〔三一〕進號輕車將軍揚州刺史　按後主紀，叔文爲揚州刺史在至德元年正月。

〔三二〕新興王叔純字子共　「子共」南史作「子洪」。

〔三三〕巴東王叔謨字子軌　張森楷校勘記云：「『謨』疑當作『模』，與其字子軌相稱。」

〔三四〕臨江王叔顯字子明　「子明」南史作「子亮」。

〔三五〕進號安南將軍　「安南將軍」後主紀禎明二年作「安北將軍」。

〔三六〕平南將軍江州刺史　「平南將軍」後主紀禎明二年作「安南將軍」。

〔三七〕出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平北將軍」後主紀作「安北將軍」。

〔三八〕隋大業中爲(會)昌〔隆〕令　據南史改。按隋志無會昌縣。

陳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宗元饒　司馬申　毛喜　蔡徵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敬聞。仕梁世，解褐本州主簿，遷征南府行參軍，仍轉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爲主簿。高祖受禪，除晉陵令。入爲尚書功論郎。使齊還，爲廷尉正。遷太僕卿，領本邑大中正，中書通事舍人。尋轉廷尉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時高宗初卽位，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爲稱職。

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裦贓汙狼藉，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猒，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裦，因藉多幸，預逢抽擢，

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猒，愧王沉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竝驕蹇放横，元饒案奏之，皆見削黜。

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治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遷貞威將軍、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尋以本官重領尚書左丞。又爲御史中丞。歷左民尚書、右衛將軍、領前將軍，遷吏部尚書。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四。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官給喪事。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民郎。申早有風槩，十四便善弈棊，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仲舉）〔溉〕，〔一〕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

焉。子春素知申，卽於坐所呼與爲對，〔三〕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遊處。梁邵陵王爲丹陽尹，以申爲主簿。屬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菜食終身。

梁元帝承制，起爲開遠將軍，遷鎭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申在軍中，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申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除散騎侍郎。紹泰初，遷儀同侯安都從事中郎。

高祖受禪，除安東臨川王諮議參軍。天嘉三年，遷征北諮議參軍，兼廷尉監。五年，除鎭東諮議參軍，兼起部郎。出爲戎昭將軍、江乘令，甚有治績。入爲尙書金部郎。遷左民郎，以公事免。太建初，起爲貞威將軍、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九年，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巢于縣庭。秩滿，頃之，預東宮賓客，尋兼東宮通事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舍人如故。

及叔陵之肆逆也，事旣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衞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因入城中，收其府庫，後主深嘉之。以功除太子左衞率，封文（始）〔招〕縣伯，〔三〕邑四百戶，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右衞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以疾還第，就加散騎常侍，右衞、舍人如故。

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下詔曰：「愼終追遠，欽若舊則，闔棺定謚，抑乃前典。故散騎常侍、右衞將軍、文(始)〔招〕縣開國伯申，忠肅在公，淸正立己，治繁處約，投軀殉義。朕任寄情深，方康庶績，奄然化往，傷惻于懷。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爲五百戶，謚曰忠。給朝服一具，衣一襲，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由資給。」及葬，後主自製誌銘，辭情傷切。卒章曰：「嗟乎！天不與善，殲我良臣。」其見幸如此。

申歷事三帝，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閒，軍國大事，指麾斷決，無有滯留。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梁尙書比部侍郎、中權司馬。

喜少好學，善草隸。起家梁中衞西昌侯行參軍，尋遷記室參軍。高祖素知於喜，及鎭京口，命喜與高宗俱往江陵，仍敕高宗曰：「汝至西朝，可諮稟毛喜。」喜與高宗同謁梁元帝，卽以高宗爲領直，喜爲尙書功論侍郎。及江陵陷，喜及高宗俱遷關右。世祖卽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高宗反國，喜於郢州奉迎。又遣喜入關，以家

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京師，高宗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

世祖嘗謂高宗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兒宜用『叔』爲稱。」高宗以訪于喜，喜卽條牒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世祖，世祖稱善。

世祖崩，廢帝沖昧，高宗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矯太后令遣高宗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措言。喜卽馳入，謂高宗曰：「陳有天下日淺，海內未夷，兼國禍併鍾，萬邦危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共康庶績，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加三思。以喜之愚，須更聞奏，無使奸賊得肆其謀。」竟如其策。

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請高宗曰：「宜簡選人馬，配與子高，幷賜鐵炭，使脩器甲。」高宗驚曰：「子高謀反，卽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答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然甚輕狷，恐不時授首，脫其稽誅，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高宗深然之，卒行其計。

高宗卽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高宗將議北伐，勑喜撰軍制，凡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尋遷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以定策功，封東昌縣侯，邑五百戶。又以本官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太建三年，丁母憂去職，詔追贈喜母庾

氏東昌國太夫人，賜布五百匹，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高宗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尋起爲明威將軍，右衞、舍人如故。改授宣遠將軍、義興太守。尋以本號入爲御史中丞。服闋，加散騎常侍、五兵尙書，參掌選事。

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喜陳安邊之術，高宗納之，卽日施行。又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汴，於卿意如何？」喜對曰：「臣實才非智者，安敢預兆未然。竊以淮左新平，邊甿未乂，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豈以弊卒疲兵，復加深入。且棄舟檝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復約，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斯久長之術也。」高宗不從。後吳明徹陷周，高宗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

十二年，加侍中。十三年，授散騎常侍、丹陽尹。遷吏部尙書，常侍如故。及高宗崩，叔陵構逆，敕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又加侍中，增封幷前九百戶。至德元年，授信威將軍、永嘉內史，加秩中二千石。

初，高宗委政於喜，喜亦勤心納忠，多所匡益，數有諫諍，事竝見從，由是十餘年閒，江東狹小，遂稱全盛。唯略地淮北，不納喜謀，而吳明徹竟敗，高宗深悔之，謂袁憲曰：「不用毛喜計，遂令至此，朕之過也。」喜既益親，乃言無回避，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幸人爲長夜之宴，喜嘗爲言，高宗以誡太子，太子陰患之，至是稍見疏遠。

初，後主爲始興王所傷，及瘡愈而自慶，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而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升階，陽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懽宴，非我所爲，故姦詐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終不爲官用，願如聖旨。」傅縡爭之曰：「不然。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喜爲永嘉內史。

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靜，民吏便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禦，喜乃修治城隍，嚴飾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周礒領千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爲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喜在郡有惠政，乃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數百里。其年道病卒，時年七十二。有集十卷。子處沖嗣，官至儀同從事中郎、中書侍郎。

蔡徵字希祥，侍中、中撫軍將軍景歷子也。幼聰敏，精識彊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翔字仲舉，〔四〕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爲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

梁承聖初，高祖爲南徐州刺史，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天嘉初，遷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歷外兵參軍事、尙書主客郎，所居以幹理稱。太建初，遷太子少傅丞、新安王主簿、通直散騎侍郎、晉安王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中舍人如故。丁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新豐縣侯，授戎昭將軍、鎭右新安王諮議參軍。

至德二年，遷廷尉卿，尋爲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誥。尋授左民尙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尋加寧遠將軍。後主器其材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尙書、安右將軍，每十日一往東宮，於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勑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有勑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閒，衆近一萬。徵位望既重，兼聲勢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爲中書令，將軍如故。中令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事聞後主，後主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有固諫者獲免。

禎明三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權知中領軍。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鍾山南崗，勑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城陷，隨例入關。

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宦，皇家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尙書，啓後主借

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啓，拜訖即追還」。徵不脩廉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民部儀曹郎，轉給事〔郎〕，〔五〕卒，時年六十七。子翼，治尚書，官至司徒屬、德教學士。入隋，爲東宮學士。

史臣曰：宗元饒夙夜匪懈，濟務益時。司馬申清恪在朝，攻苦立行，加之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事機，匡贊時主。蔡徵聰敏才贍，而擅權自躓，惜哉。

校勘記

〔一〕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仲舉）〔溉〕 據南史改。按到仲舉爲到洽之子，見梁書到洽傳，未嘗爲吏部。梁書到溉傳云溉以建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又云梁武帝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是「到仲舉」明爲「到溉」之譌。

〔二〕即於坐所呼與爲對 「爲對」北監本、汲本、殿本作「對弈」。

〔三〕封文（始）〔招〕縣伯 據百衲本南史本傳改。殿本南史亦作「始」。張元濟校勘記云作「招」是。南齊

書州郡志文招縣屬廣州晉康郡。三八八頁同。

〔四〕翔字仲舉　「字仲舉」三字疑衍文。按褚翔梁書有傳，其字爲「世舉」，非「仲舉」。

〔五〕轉給事〔郎〕　據南史補。按隋開皇六年詔吏部置給事郎，見通典職官典三。

陳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蕭濟　陸瓊子從典　顧野王　傅縡章華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諮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太常卿南陽劉之遴竝與濟討論，纘等莫能抗對。解褐梁祕書郎，遷太子舍人。預平侯景之功，封松陽縣侯，邑五百戶。

及高祖作鎭徐方，以濟爲明威將軍、征北長史。承聖二年，徵爲中書侍郎，轉通直散騎常侍。世祖爲會稽太守，又以濟爲宣毅府長史，遷司徒左長史。世祖卽位，授侍中。尋遷太府卿，丁所生母憂，不拜。濟毗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歷守蘭陵、陽羨、臨津、臨安等郡，所在皆著聲績。

太建初，入爲五兵尙書，與左僕射徐陵、特進周弘正、度支尙書王瑒、〔一〕散騎常侍袁憲

俱侍東宮。復爲司徒長史。尋授度支尙書，領羽林監。遷國子祭酒，領羽林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兼安德宮衞尉。尋遷仁威將軍、揚州長史。高宗嘗勑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言精練繁劇，乃至於此」。遷祠部尙書，加給事中，復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而卒，時年六十六。詔贈本官，官給喪事。

陸瓊字伯玉，吳郡吳人也。祖完，梁琅邪、彭城二郡丞。父雲公，梁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

瓊幼聰惠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棊品，到溉、朱异以下竝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勑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

永定中，州舉秀才。天嘉元年，爲寧遠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尋以本官兼尙書外兵郎，以文學轉兼殿中郎，滿歲爲眞。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

官符及諸大手筆，竝中勑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

及高宗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尙書徐陵薦瓊於高宗曰：「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

太建元年，重以本官掌東宮管記。除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轉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長沙王爲江州刺史，不循法度，高宗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陽太守。瓊以母老，不欲遠出，太子亦固請留之，遂不行。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羽林監。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又領大著作，撰國史。

後主卽位，直中書省，掌詔誥。俄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尙書，領揚州大中正。至德元年，除度支尙書，參掌詔誥，幷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帝勑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尙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諜，雅鑒人倫，先是，吏部尙書宗元饒卒，右僕射袁憲舉瓊，高宗未之用也，至是居之，號爲稱職，後主甚委任焉。

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尙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恆謝病不視事。俄丁

母憂，去職。初，瓊之侍東宮也，母隨在官舍，後主賞賜優厚。及喪柩還鄉，詔加賻贈，并遣謁者黃長貴持册奠祭，後主又自製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毁，以至德四年卒，時年五十。詔贈領軍將軍，官給喪事。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長子從宜，仕至武昌王文學。

第三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硏銘，從典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年十三，作柳賦，其詞甚美。瓊時爲東宮管記，宮僚並一時俊偉，瓊示以此賦，咸奇其異才。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家中墳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

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於班史尤所屬意。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總命從典爲謝啓，俄頃便就，文華理暢，總甚異焉。尋授信義王文學，轉太子洗馬。又遷司徒左西掾，兼東宮學士。丁父憂去職。尋起爲德教學士，固辭不就，後主勑留一員，以待從典。俄屬金陵淪沒，隨例遷關右。仕隋爲給事郎，兼東宮學士。又除著作佐郎。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寓居南陽郡，以疾卒，時年五十七。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郎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

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遷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宣(成)〔城〕王爲揚州刺史，〔三〕野王及琅邪王褒竝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

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毁，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會稽，尋往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平，太尉王僧辯深嘉之，使監海鹽縣。

高祖作宰，爲金威將軍、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尋轉府諮議參軍。天嘉元年，敕補撰史學士，尋加招遠將軍。光大元年，除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太建二年，遷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記，本官如故。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

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遷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餘官並如故。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詔贈祕書監。至德二年，又贈右衞將軍。

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第三弟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其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紀一卷，玄象表一卷，並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

縡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太清末，攜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縡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世祖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縡啓謝，詞理優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世祖，尋召爲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參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

緈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三〕盡通其學。時有大心暠法師著无諍論以詆之，緈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略曰：

無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訶詆，恣言罪狀，歷毁諸師，非斥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爲讎敵，讎敵旣搆，諍闘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摶運。（蹇）〔蹇〕乘決羽，〔四〕豈能觖望其閒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寤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准；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竅，嘉樹弊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虵，以無當之巵，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覩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横絡驛，忽怳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焕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卽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有何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說，爲是可毁？爲不可毁？若可毁

者，毀故爲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敎有大小，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褒貶之事，從弘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恆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可以三脩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寤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己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讎敵鬬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鬬諍者所畏耳。

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導，則不如此，卽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之曲，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所賞，未東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爲，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閒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然。處王城之隅，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脣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異家，衒別解，窺伺閒隙，邀冀長短，與相酬對，捔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掎摭同異，發擿玼瑕，忘身而

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爲病，益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己，而爲法師所貴耶？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人閒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爲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偏在一法」。何爲獨褒無諍耶？詎非矛楯？

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生於心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存勝者乎？斯則矜我爲得，棄他之失，卽有取捨，大生是非，便是增諍。答曰：言爲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造僞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誡，深致防杜，說見在之殃咎，敍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有忘愛軀，冒峻制，蹈湯炭，甘虀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苞藏，亦無所

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敎也；己德雖優，亦聖人之敎也。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爾。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劒，極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鷦(鵬)〔鷯〕已翔於寥廓，〔五〕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

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敎，當于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來)〔末〕不諍，〔六〕是物之眞矣。答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恆守邪？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穽，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不爲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桎之不脫，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敎示，備諸便巧。希向之

徒，涉求有類，雖驎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髣髴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校，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爲疎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眞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胸衿，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己而遊乎世，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淸風至林，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脣舌，消晷漏，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欲且考眞僞，暫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

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除散騎侍郎、鎭南始興王諮議參軍，兼東宮管記。歷太子庶子、僕，兼管記如故。後主卽位，遷祕書監、右衞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

縡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彊，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縡益疎。文慶等因共譖縡受高驪使金，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憤恚，乃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

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殭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七〕遂賜死獄中，時年五十五。有集十卷行於世。

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家世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覽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乃遊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頠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及歐陽紇敗，乃還京師。太建中，高宗使吏部侍郎蕭引喻廣州刺史馬靖，令入子爲質，引奏華與俱行。使還，而高宗崩。後主即位，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好，乃辭以疾，鬱鬱不得志。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

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臺矣。」書奏，後主大怒，卽日命斬之。

史臣曰：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羣典，傅縡聰警特達，竝一代之英靈矣。然縡不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網，悲夫！

校勘記

〔一〕度支尙書王瑒　「瑒」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二〕宣(成)〔城〕王爲揚州刺史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

〔三〕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　「興皇」下北監本、汲本、殿本有「寺」字。

〔四〕(褰)〔騫〕乘決羽　據殿本改。按文苑英華七四七亦作「騫」。

〔五〕此謂鷦(鵬)〔鵰〕已翔於寥廓　張森楷校勘記云「鵬」當作「鵰」。按焦明，鳥名，後增鳥旁，張說是，今據改。

〔六〕固知本(朿)〔末〕不諍　據文苑英華四七四改。按此承上文「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言，作「末」是。

〔七〕令宦者李善慶爾治其事　「李善慶」南史作「李善度」。

陳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蕭摩訶　任忠　樊毅 弟猛　魯廣達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祖靚，梁右將軍。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姑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一〕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于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常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免。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陽紇之功，累遷巴山太守。

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

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以功授明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廉平縣伯，邑五百戶。尋進爵爲侯，轉太僕卿，餘如故。七年，又隨明徹進圍宿預，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

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率衆爭呂梁，戰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鎖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尙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爲虜矣。」明徹乃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於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率步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

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蹙，慙寘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是，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十，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十一年，周兵寇壽陽，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

十四年，高宗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傷而不死，叔陵奔東府城。時衆心猶預，莫有討賊者，東宮舍人司馬申啓後主，馳召摩訶，入見受勑，乃率馬步數百，先趣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惶遽，自城南門而出，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二〕封綏（遠）〔建〕郡公，〔三〕邑三千戶，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四〕加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閤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閤，門施行馬，聽事寢堂竝置鴟尾。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

會隋總管賀若弼鎭廣陵，窺覦江左，後主委摩訶備禦之任，授南徐州刺史，餘竝如故。禎明三年正月元會，徵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軍鍾山，〔五〕摩訶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壍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大至，將出戰，後主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

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諸軍，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鎭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尙書孔範次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望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爲隋軍所執。

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衞守，摩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廚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衞者皆不能仰視。其年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幷州，同諒作逆，伏誅，時年七十三。

摩訶訥於語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射獵，無日不畋遊。及安都東征西伐，戰勝攻取，摩訶功寔居多。

子世廉，少警俊，敢勇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歔欷。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

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之功，爲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妻子先

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

潁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爲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六〕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衆寇抄，範命忠與主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衆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

王琳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遷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高宗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閤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

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克其東

西二城。進軍蘄、譙，〔七〕並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郛。進克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戶。呂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詔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進號寧遠將軍、霍州刺史。入爲左衞將軍。十一年，加北討前軍事，進號平北將軍，率衆步騎趣秦郡。十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貴。後主嗣位，進號鎭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都）郡公，〔八〕邑三千戶。出爲吳興內史，加秩中二千石。

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忠執議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持重。宜且益兵堅守宮城，遣水軍分向南豫州及京口道，斷寇糧運。待春水長，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矣。」衆議不同，因遂出戰。及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啓云：「陛下唯當具舟檝，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衞。」後主信之，勑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當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崗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子幼武，官至儀同三司。

時有沈客卿者，吳興武康人，性便佞忍酷，爲中書舍人，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

由是自進。有施文慶者，吳興烏程人，起自微賤，有吏用，後主拔爲主書，遷中書舍人，俄擢爲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州鎮，相繼以聞。文慶、客卿俱掌機密，外有表啓，皆由其呈奏。文慶心悅湘州重鎮，冀欲早行，遂與客卿共爲表裏，抑而不言，後主弗之知也，遂以無備，至乎敗國，寔二人之罪。隋軍既入，並戮之於前闕。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累葉將門，少習武善射。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文皎於青溪戰歿，毅將宗族子弟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假節、威戎將軍、右中郎將。代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命，衆乃定焉。以功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貞威將軍，封夷道縣伯，食邑三百戶。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幷前一千戶。及西魏圍江陵，毅率兵赴援，會江陵陷，爲岳陽王所執，久之遁歸。

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

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武州刺史。太建初，轉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邑一千戶。入爲左衞將軍。五年，衆軍北伐，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於潁口，齊援滄陵，又破之。七年，進克潼州、下邳、高柵等六城。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爲大都督，進號平北將軍，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陽，詔以毅爲都督北討前軍事，〔九〕率水軍入焦湖。尋授鎮西將軍、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十二年，進督沔、漢諸軍事，以公事免。十三年，徵授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荆州刺史。

後主卽位，進號征西將軍，改封逍遙郡公，邑三千戶，餘竝如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及隋兵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採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京城陷，隨例入關，頃之卒。

猛字智武，毅之弟也。幼倜儻，有幹略。既壯，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虜短兵接，殺傷甚衆。臺城陷，隨兄毅西上京，累戰功爲威戎將軍。梁(安)南〔安〕侯蕭方矩爲湘州刺史，〔一〇〕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

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久之，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墯，因令猛率驍勇三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衆倉卒驚駭，不及整列，皆棄艦登岸，赴水死者以千數。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曲三十餘人，蒙楯橫戈，直登紀舟，瞋目大呼，紀侍衞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艑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授游騎將軍，封安山縣伯，邑一千戶。仍進軍撫定梁、益，蜀境悉平。軍還，遷持節、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司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二千戶。

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略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王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永陽太守。遷安成王府司馬。光大元年，授壯武將軍、廬陵內史。太建初，遷武毅將軍、始興平南府長史，領長沙內史。尋隸章昭達西討江陵，潛軍入峽，焚周軍船艦，以功封富川縣侯，邑五百戶。歷散騎常侍，遷使持節、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宣遠將軍、荆州刺史。入爲左衞將軍。

後主卽位，增邑并前一千戶，餘並如故。至德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猛在京師，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

之，巡及家口並見執。時猛與左衞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遊弈，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軍，懼其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又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于隋。

魯廣達字遍覽，吳州刺史悉達之弟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或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釋褐梁邵陵王國右常侍，遷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節、壯武將軍、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侍，餘如故。高祖受禪，授征遠將軍、東海太守。尋徙爲桂陽太守，固辭不拜，入爲員外散騎常侍。除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隨吳明徹討周迪於臨川，每戰功居最。仍代兄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邑五百戶。

光(祿)大(夫)元年，〔二〕授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皎舟師彊盛，莫敢進者，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

軍。戰艦既交，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勵士卒，風急艦轉，樓搖動，廣達足跌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持節、智武將軍、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

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諸州鎭。時周氏將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幷運糧靑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以功增封幷前二千戶，仍還本鎭。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五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峴，大破之，斬其敷城王張元範，〔一二〕虜獲不可勝數。進克北徐州，乃授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一三〕尋加散騎常侍，入爲右衞將軍。八年，出爲北兗州刺史，遷晉州刺史。十年，授使持節、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進號仁威將軍、合州刺史。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衞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爲掎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兗、晉等各〔自〕拔，〔一四〕諸將竝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二年，與豫州刺史樊毅率衆北討，〔一五〕克郭默城。尋授使持節、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十州諸軍事，〔一六〕率舟師四萬，治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將兵寇江外，〔一七〕廣達命偏師擊走之。

後主卽位，入爲安左將軍。尋授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至德二年，授安南將軍，徵拜侍中，又爲安左將軍，改封綏越郡公，封邑如前。尋爲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

衆於白土崗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冑，手執桴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衆，如是者數四焉。及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

廣達愴本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總又製廣達墓銘，其略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冑無良，獨摽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撫事何忘。」

初，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廣達長子世眞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擒虎〕遣使致書，〔一八〕以招廣達，〔廣達〕時屯兵京師，〔一九〕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之曰：「世眞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金，卽日還營。

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刃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徒歟。任忠雖勇決彊斷，而心懷反覆，誣紿君上，自踐其惡，鄙矣！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蓋亦陳代之良臣也。

校勘記

〔一〕其姑夫蔡路養時在南康　殿本考證云「姑」南史作「姊」。按元龜八四七亦作「姊」。

〔二〕車騎大將軍　按後主紀作「車騎將軍」，詳參卷六後主紀校記一。

〔三〕封綏(遠)〔建〕郡公　據南史改。按南朝宋置綏建郡，隋志南海郡四會縣下小注云「舊置綏建郡」。

〔四〕驃騎大將軍　按後主紀作「驃騎將軍」。

〔五〕及(若)弼進軍鍾山　按賀若複姓，弼姓賀若，此當單舉其名，明衍「若」字，今刪。

〔六〕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　按「王貴顯」梁書侯景傳及通鑑梁武帝太清二年、三年並作「王顯貴」。

〔七〕進軍蘄譙　「蘄」原譌「斬」，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正。按南監本「蘄」作「舒」，譌。

〔八〕改封梁信(都)郡公　據南史刪。

〔九〕詔以毅爲都督北討前軍事　按宣帝紀，毅於是年爲都督北討諸軍事，通鑑同，爲都督北討前軍

事者乃任忠，非樊毅。此「前」字，當作「諸」。

〔一〇〕梁（安）南〔安〕侯蕭方矩爲湘州刺史　據南史改。按梁書愍懷太子方矩傳亦作「南安」。

〔一一〕光（祿）大（夫）元年　據南史删。按元龜三八〇作「少帝光大元年」。

〔一二〕斬其敷城王張元範　按「王」各本及南史並作「主」。據魏書地形志，晉州有敷城郡及敷城縣，肆州秀容郡有敷城縣，皆在今山西省境。大峴在合肥之南，歷陽之北，其地附近郡縣無名敷城者，疑作「王」是。北齊季世，王封甚濫，張保洛齊世封敷城郡王，時已卒，元範或即保洛子嗣封者。

〔一三〕〔北〕徐州刺史　據南史補。

〔一四〕南北兖晉等各〔自〕拔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補。

〔一五〕十二年與豫州刺史樊毅率衆北討　「豫州」南史作「南豫州」。按樊毅傳，毅於此時無爲豫州或南豫州刺史事。張森楷校勘記疑「樊毅」爲「樊猛」之譌。然按樊猛傳，猛爲南豫州刺史在後主至德四年，與此不合。或疑「樊毅」爲「任忠」之譌，以忠於太建十二年遷南豫州刺史也。

〔一六〕都督郢州以上十州諸軍事　「十州」南史作「七州」。

〔一七〕周安州總管元景將兵寇江外　按元景隋書有傳，作「元景山」。

〔一八〕〔擒虎〕遣使致書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補。

〔一九〕〔廣達〕時屯兵京師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補。

陳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孝行

殷不害 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暠 張昭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本，人倫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奉生盡養，送終盡哀，或泣血三年，絕漿七日，思蓼莪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誠貫幽顯，在於歷代，蓋有人矣。陳承梁室喪亂，風漓化薄，及迹隱閭閻，無聞視聽，今之採綴，以備闕云。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任，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

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

年十七，仕梁廷尉平。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遷鎮西府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又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七年，除東宮步兵校尉。太清初，遷平北府諮議參軍，舍人如故。

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簡文夜夢吞一塊土，意甚不悅，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晉文公出奔，野人遺之塊，卒反晉國，陛下此夢，事符是乎？」簡文曰：「若天有徵，冀斯言不妄。」

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于時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中，卽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

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無不爲之流涕。卽於江陵權殯，與王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

太建七年，自周還朝，其年詔除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八年，加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卽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京城陷，僧首來迎，不害道病卒，時年八十五。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仕梁起家爲尙書中兵郎，甚有能稱。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將軍、武陵王諮議參軍。承聖初，遷武康令。時兵荒飢饉，百姓流移，不佞巡撫招集，繈負而至者以千數。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之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栢，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

世祖卽位，除尙書左民郎，不就，後爲始興王諮議參軍，兼尙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嗣立，高宗爲太傅，錄尙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尙書右丞王暹等，謀矯詔出高宗。衆人猶豫，

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勑，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

高宗即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加招遠將軍。尋除大匠卿，未拜，加員外散騎常侍，又兼尙書右丞。俄遷通直散騎常侍，右丞如故。太建五年卒，時年五十六。詔贈祕書監。

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齊，並早亡。不佞最小，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長子梵童，官至尙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祖綏，〔一〕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藺，正員外郎，兼散騎常侍。

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尙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

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藺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暠乃共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饘粥。

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陷沒，暠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暠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太建五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於王，每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坐。

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後主因勑舍人施文慶曰〔三〕：「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勑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勑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煢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

年事已衰，禮有恆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疊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即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爲永訣。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耳。」是夜卒，敕賻米一百斛，布三十匹。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啓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即有敕長給衣糧。

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蹐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席，坎山而埋之。又吾終尠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卽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

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文集，值兵亂多不存。

司馬暠字文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晉侍中、光祿勳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之後。父子產，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即梁武帝之外兄也。

暠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至號慟，必致悶絕，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每曉喻之，逼進饘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暠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顏顦顇，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即暠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于墓側，一日之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

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瘗殯失所，暠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欒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勅荊州，以禮

安厝。」

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殊禮，賞錫有加。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宮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正，卒于官。有集十卷。

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𣅀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攣廢，數年方愈。稍遷鄱陽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隣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于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嘉

之，詔改其所居清苦里爲孝家里云。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哉！

校勘記

〔一〕祖綏　「綏」梁書、南史謝藺傳並作「經」。

〔二〕後主因勑舍人施文慶曰　「慶」原本譌「憂」，各本不譌，今改正。

陳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袞　鄭灼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蓋今儒者，本因古之六學，斯則王敎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一〕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自此缺矣。漢武帝立五經博士，（開）〔置〕弟子員，〔二〕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傳業者甚衆焉。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宋、齊之間，國學時復開置。梁武帝開五館，建國學，總以五經教授，（唯國學乃經）經各置助教云。〔三〕武帝或紆鑾駕，臨幸庠序，釋奠先師，躬親試胄，申之讌語，勞之束

帛，濟濟焉斯蓋一代之盛矣。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既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採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沈文阿字國衞，吳興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學聞於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文阿性剛彊，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儒異同，自爲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爲梁臨川王國侍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

梁簡文在東宮，引爲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嵊共保吳興，嵊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

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

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嘗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禪，文阿輒弃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

頸致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

高祖崩，文阿與尙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世祖卽皇帝位，尅日謁廟，尙書右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四〕文阿議曰：

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在朝一二臣衞者也。

其壞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奠贄既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萬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儐受福，寧

謂賀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廷尉卿。

文阿所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世，諸儒多傳其學。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稚，〔五〕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彊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解巾梁湘東王國左常侍，轉中軍宣城王限內參軍，板仁威臨賀王記室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世祖在焉，親就習業。及高祖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

高祖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歷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即

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內外卽吉？爲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衞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喪〕者不除，〔六〕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衞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七〕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縗，此並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剋。愚謂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內者，並應釋除縗麻，毀靈附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絕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庭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德藻依洙議，奏可。

世祖卽位，遷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讀。尋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中正，遷光祿卿，侍讀如故。廢帝嗣位，重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遷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帶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

范泉删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幷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高宗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幷其罪目，然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別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慧，劉磊渴等八人坐偷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劉道朔坐犯七改偸，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款。陳法滿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錢，未及上而款。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爲衷。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者，〔公〕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於事爲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啓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此則枉直有分，刑宥

斯理。範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款者九，參會兩文，寬猛寔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沖之、暅之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到)〔致〕罪人不款。〔九〕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一〇〕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一一〕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以在夜(之)〔而〕致誣，〔一二〕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爲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即同牒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

洙以太建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祖顯，齊給事中。父霸，梁臨賀王府中兵參軍。

袞少聰慧，遊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備。年十九，梁武帝勑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屍而殯」。其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

梁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慴氣，皆失次序。袞時騁義，〔三〕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尋除員外散騎侍郎，又遷員外散騎常侍。敬帝承制，出爲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也，逼袞俱行，後自鄴下遁還。又隨程文季北伐，呂梁軍敗，袞沒于周，久之得歸。仍兼國子助教，除中衛始興王府錄事參軍。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

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陽太守。父季徽，通直散騎侍郎、建安令。灼幼而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釋褐奉朝請。累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轉平西邵陵王府記室。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尋爲威戎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歷安東臨川、鎭北鄱陽二王府諮議參軍，累遷中散大夫，以本職兼國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八。

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鎭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

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中記室。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爲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爲國子博士。

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尙書祠部郎中。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淸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以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尋爲尙書儀曹郎，後爲祠部郎。俄丁母憂去職。禎明三年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年五十五卒。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于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居以傳授，累遷尙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塘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義郎，專講詩、易。紹泰元年，除尚書水部郎。太建中，累遷〔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二〕隨府詣湘州，以疾卒，時年七十四。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淸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散騎侍郎、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廬陵王府錄事參軍、尚書祠部郎中。

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伏。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

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卽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闋，召補湘東王國左常侍，轉田曹參軍，遷士林館學士。

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梁臺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景平，歷臨安令。

高祖受禪，除太常丞，轉始興王府刑獄參軍。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座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高宗世，歷建安王府記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武陵王限內記室，學士如故。

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宗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宮學士。尋遷國子博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勑召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勑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禎明三年入隋，終於長安，時年七十六。

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

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一五〕至眞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尙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勑人就其家寫入祕閣。

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思南，〔一六〕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異義，〔一七〕梁太子詹事周捨甚賞之。解褐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率丞。越於義理精明，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爲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爲賓客。尋補五經博士。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世祖卽位，除始興王諮議參軍，〔一八〕侍東宮讀。世祖以越篤老，厚遇之，除給事黃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侍讀如故。廢帝嗣立，除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華皎之構逆也，越在東陽，或譖之於高宗，言其有異志，詔下獄，因坐免。太建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八。〔一九〕

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治毛氏詩，善談名理。梁武世，仕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

之甚重，躬師事焉。承聖中，兼中書舍人。天嘉初，除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中卒。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祖總，齊尚書祠部郎。父懿，梁邵陵王參軍。不害幼孤，而脩立好學。十四，召補國子生，舉明經。累遷梁太學博士，轉廬陵王府刑獄參軍，長沙王府諮議，帶汝南令。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

臣聞立人建國，莫尙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敎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尙已。

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姦回內奰，朝聞鼓鼙，夕炤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脩，褒成之祠弗

陳祼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杖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

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淸，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輶駕列庭，青紫拾地。

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曁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喩，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炯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筭，輕獻瞽言，伏增悚惕。

詔答曰：「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絕，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

五年，除灊令。入爲尙書儀曹郎，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治五禮，掌策文謚議。太建中，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長史，行丹陽郡事。轉員外散騎常侍、光祿卿。尋爲戎昭將軍、明威武陵王長史，行吳興郡事。俄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尙書左丞。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三。

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治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褐揚州主簿，尋兼文林著士，歷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禎明三年入隋。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寶，〔二〇〕齊員外散騎常侍、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

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二一〕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

船，倉卒引其母妹幷孤姪入船，〔三〕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

元規少好學，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時名儒咸稱賞之。起家湘東王國左常侍，轉員外散騎侍郎。簡文之在東宮，引爲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禮。除中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及侯景寇亂，攜家屬還會稽。天嘉中，除始興王府功曹參軍，領國子助教，轉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助教如故。

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爲榮。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駮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丁母憂去職，服闋，除鄱陽王府中錄事參軍，俄轉散騎侍郎，遷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禎明三年入隋，爲秦王府東閤祭酒。年七十四，卒於廣陵。

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三〕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

子大業，聰敏知名。

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遍知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釋褐梁武陵王國右常侍，歷征西府墨曹行參軍，除婁令。值梁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第，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並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史臣曰：夫砥身勵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茲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若沈文阿之徒，各專經授業，亦一代之鴻儒焉。文阿加復草創禮儀，蓋叔孫通之流亞矣。

校勘記

〔一〕斯則王敎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　北監本、殿本作「以敎之典籍，斯則先聖所以明天道」。

〔二〕(開)〔置〕弟子員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改。

〔三〕總以五經教授(唯國學乃經)經各置助教云　據北監本、殿本刪。按南史儒林傳序亦無此五字。

〔四〕尚書右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　「尚書右丞」南史作「尚書左丞」。按庾持傳，持於天嘉初遷尚書左丞。

〔五〕祖休稚　「休稚」南史作「休季」。金陵局本作「休雅」，殆稚雅形近而譌。

〔六〕唯主(祭)〔喪〕者不除　據禮記喪服小記原文改。

〔七〕此蓋禮之正也　「正」原本譌「主」，各本不譌，今改正。

〔八〕身無完者　「者」南、北監本及汲本並作「膚」。按漢書張耳陳餘傳正作「身無完者」，「者」作「膚」，乃後人臆改。

〔九〕(到)〔致〕罪人不款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元龜六一五改。

〔一〇〕則〔一〕上多昔四刻　據南史及元龜六一五補。按「一上」謂行測刑一次。

〔一一〕正是少日　「正」原本譌「五」，各本不譌，今改正。

〔一二〕獄囚無以在夜(之)〔而〕致誣　據各本及南史改。

〔一三〕衮時騁義　北監本、殿本作「衮時說朝聘義」，南史作「時衮說朝聘義」。

〔一四〕太建中累遷〔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　按始興王叔陵傳，叔陵於太建四年遷鎮南將軍，明「南」

上脫一「鎮」字，南史有，今據補。

〔一五〕法雲寺沙門慧休　殿本考證云「休」南史作「拔」。

〔一六〕顧越字思南　殿本考證云「思」南史作「允」。

〔一七〕傍通異義　「異」字原本墨丁，據各本補。

〔一八〕除始興王諮議參軍　南史作「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張森楷校勘記云：「按鄱陽王伯山傳，伯山曾爲東中郎，『始興王』應依南史作『鄱陽王』。」

〔一九〕時年七十八　「七十八」南史作「七十七」。

〔二〇〕祖道寶　殿本考證云「寶」南史作「實」。

〔二一〕姻不失親　按語本論語「因不失其親」，此以因作婚姻解，故改「因」爲「姻」。詳錢大昕廿二史考異。

〔二二〕倉卒引其母妹並孤姪入船　殿本考證云「孤」南史作「姑」。

〔二三〕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　按：經典釋文敍錄言沈文阿撰春秋義畧未竟，王元規續成之。隋書經籍志有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畧十卷。此「義記」當爲「義畧」之譌。

陳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文學

杜之偉　顏晃　江德藻　庾持　許亨　褚玠　岑之敬　陸琰 弟瑜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蔡凝　阮卓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並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後主嗣業，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若名位文學晃著者，別以功迹論。今綴杜之偉等學既兼文，備

于此篇云爾。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與光祿大夫濟陽江革、都官尚書會稽孔休源友善。

之偉幼精敏，有逸才。七歲，受尚書，稍習詩、禮，略通其學。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勅勉撰定儀註，〔一〕勉以臺閣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羣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及湘陰侯蕭昂爲江州刺史，以之偉掌記室。〔二〕昂卒，廬陵王續代之，又手教招引，之偉固辭不應命，乃送昂喪柩還京。仍侍臨〔成〕〔城〕公讀。〔三〕尋除揚州議曹從事、南康嗣王墨曹參軍，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四〕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哥詞，〔五〕尚書參議令之偉製其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轉補安前邵陵王田曹參軍，又轉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器也。

侯景反，之偉逃竄山澤。及高祖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

著作。高祖受禪，除鴻臚卿，餘竝如故。之偉啓求解著作，曰：「臣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四載。臣本庸賤，謬蒙盼識，思報恩奬，不敢廢官。皇曆惟新，驅馭軒、昊，記言記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選衆。御史中丞沈炯、尙書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黃門侍郎孔奐，或清文贍筆，或彊識稽古，遷、董之任，允屬羣才，臣無容遽變市朝，〔六〕再妨賢路。堯朝皆讓，誠不可追，陳力就列，庶幾知免。」優勑不許。尋轉大匠卿，遷太中大夫，仍勑撰梁史。永定三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甚悼惜之，詔贈通直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棺一具，剋日舉哀。

之偉爲文，不尙浮華，而溫雅博贍。所製多遺失，存者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嘗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尙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答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

侯景之亂，西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時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勑龕曰：「卿年時尙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

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閒，必宜諮禀。」及龕誅，晃歸世祖，世祖委以書記，親遇甚篤。除宣毅府中錄事，兼記室參軍。

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天嘉初，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三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司農卿，謚曰貞子，幷賜墓地。

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脩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有集二十卷。

江德(操)〔藻〕字德藻，〔七〕濟陽考城人也。祖柔之，齊尚書倉部郎中。父革，梁度支尚書、光祿大夫。

德藻好學，善屬文。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起家梁南中郎武陵王行參軍。大司馬南平王蕭偉聞其才，召爲東閤祭酒。遷安西湘東王府外兵參軍，尋除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除安西武陵王記室，不就。久之，授廬陵王記室參軍。除廷尉正，尋出爲南兗州治中。及高祖

爲司空、征北將軍，引德藻爲府諮議。轉中書侍郎，遷雲麾臨海王長史。陳臺建，拜尙書吏部侍郎。

高祖受禪，授祕書監，兼尙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四年，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八〕著北征道理記三卷。還拜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頃之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尋拜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自求宰縣，出補新喩令，政尙恩惠，頗有異績。六年，卒於官，時年五十七。世祖甚悼惜之，詔贈散騎常侍。所著文筆十五卷。

子椿，亦善屬文，歷太子庶子、尙書左丞。

庾持字允德，〔九〕潁川鄢陵人也。祖佩玉，宋長沙內史。父〔沙〕彌，〔一〇〕梁長城令。持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篤志好學，尤善書記，以才藝聞。解褐梁南平王國左常侍、輕車河東王府行參軍，兼尙書郎，尋而爲眞。出爲安吉令，遷鎭東邵陵王府限外記室，兼建康令。天監初，世祖與持有舊，〔一一〕及世祖爲吳興太守，以持爲郡丞，兼掌書翰，自是常依文帝。文帝剋張彪，鎭會稽，又令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爲山盜所劫，幽執十旬，世祖遣劉澄討平之，持乃獲免。高祖受禪，授安東臨川王府諮議參軍。天嘉初，遷尙書左

丞。以預長城之功，封崇德縣子，邑三百戶。拜封之日，請令史爲客，受其餉遺，世祖怒之，因坐免。尋爲宣惠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除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封。〔一二〕（遷）〔還〕爲給事黃門侍郎。〔一三〕除稜威將軍、鹽官令。光大元年，遷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爲少府卿，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二。詔贈光祿大夫。

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爲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許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晉徵士詢之六世孫也。曾祖珪，歷給事中，委桂陽太守，高尚其志，居永興之究山，卽詢之所隱也。祖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父懋，梁始平天門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學藝聞，撰毛詩風雅比興義類十五卷，述行記四卷。

亨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名輩皆推許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每相稱述。解褐梁安東王行參軍，〔一四〕兼太學博士，尋除平西府記室參軍。太清初，爲征西中記室，兼太常丞。

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道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也，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朝政務，一以委焉。

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亨奉牋辭府，僧辯答曰：「省告，承有朝授，良爲德舉。卿操尙惇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況久羈駿足，將成頓轡，匡輔虛闇，期寄實深。既欣遊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栖鵷，常以增歎。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升，差自無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寧限城闉，存顧之深，荒慙無已。」

高祖受禪，授中散大夫，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屍〕，〔五〕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具)，〔六〕凡七柩皆改窆焉。

光大初，高宗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之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詐，高宗問亨，亨勸勿奉詔。高宗即位，拜衛尉卿。太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

初撰齊書幷志五十卷，遇亂失亡。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淸之後所製文筆六卷。

子善心，早知名，官至尙書度支侍郎。

褚玠字溫理，河南陽翟人也。曾祖炫，宋昇明初與謝朏、江斅、劉俁入侍殿中，謂之四友。官至侍中、吏部尚書，謚貞子。祖澐，梁御史中丞。父蒙，太子舍人。

玠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豔靡。起家王府法曹，歷轉外兵記室。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爲桂陽王友。遷太子庶子、中書侍郎。

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高宗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具狀啓臺，高宗手勑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戶。

時舍人曹義達爲高宗所寵，縣民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

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省。十年，除電威將軍、仁威淮南王長史，頃之，以本官掌東宮管記。十二年，遷御史中丞，卒于官，時年五十二。

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獸，〔七〕玠引弓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司憲因循，守而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爲條例，綱維略舉，而編次未訖，故不列于後焉。及卒，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追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時。

子亮，有才學，官至尙書殿中侍郎。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

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

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又除武陵王安西府刑獄參軍事。太清元年，表請試吏，除南沙令。

侯景之亂，之敬率領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城陷，乃與衆辭訣，歸鄉里。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是時蕭勃據嶺表，勑之敬宣旨慰喻，會江陵陷，仍留廣州。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降賞接。累遷鄱陽王中衞府記室、鎮北府中錄事參軍、南臺治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

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一。太子嗟惜，賻贈甚厚。有集十卷行於世。

子德潤，有父風，官至中軍吳興王記室。

陸琰字溫玉，吏部尚書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

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解褐宣惠始興王行參軍，累遷法曹外兵參軍，直嘉

德殿學士。世祖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世祖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及至鄴下而厚病卒，琰自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還爲雲麾新安王主簿，遷安成王長史，〔八〕寧遠府記室參軍。太建初，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五年卒，時年三十四。太子甚傷悼之，手令擧哀，加其賻贈，又自製誌銘。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

琰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有弟瑜。

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擧秀才。解褐驃騎安成王行參軍，轉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並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二年，太子釋奠于太學，宮臣並賦詩，命瑜爲序，文甚贍麗。遷尚書祠部郎中，丁母憂去職。服闋，爲桂陽王明威將軍功曹史，兼東宮管記。累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

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敏彊記，一覽無復遺失。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並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時

年四十四。太子爲之流涕，手令舉哀，官給喪事，并親製祭文，遣使者弔祭。〔一九〕仍與詹事江總書曰：「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閒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竝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二〇〕以卿同志，聊復敍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此。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二一〕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舉秀才，對策高第。吏部尚書袁樞薦之於世祖，超授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太建初，遷長沙王友，領記室。後主在東宮，聞其名，徵爲管記。仍除中舍人，管記如故，甚見親待。尋以疾失明，將還

鄉里，太子解衣贈玠，爲之流涕。八年卒，時年三十七。有令舉哀，并加賵贈。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世祖爲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由此知名，舉秀才。起家爲衡陽王主簿，兼東宮管記。歷豫章王文學，領記室，司徒主簿，直宣明殿學士。尋遷尙書三公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爲司徒左西掾。又掌東宮管記，太子愛琛才辯，深禮遇之。後主嗣位，遷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洩禁中語，詔賜死，時年四十二。

何之元廬江灊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治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爲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監末，昂表薦之，因得召見。解褐梁太尉臨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尋轉主簿。及昂爲丹陽尹，辟爲丹陽五官掾，總戶曹事。尋除信義令。之元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會安西武陵王爲益州刺史，以之元爲安西刑獄參軍。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長)〔刺〕史、〔二〕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民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恭之郡。〔三〕俄而江陵陷，劉恭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梁敬帝册琳爲司空，之元除司空府諮議參軍，領記室。王琳之立蕭莊也，署爲中書侍郎。會齊文宣帝薨，令之元赴弔，還至壽春，而王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治卽壽春也。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賷書召之元。之元始與朝庭有隙，及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之元仰而歎曰：「辭旨若此，豈欺我哉？」遂隨咸至湘州。太建八年，除中衞府功曹參軍事，尋遷諮議參軍。

及叔陵誅，之元乃屛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其序曰：

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四〕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尚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爲義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

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總其三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作，稱爲梁典。

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爲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寔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恆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爲敍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勳有屬。今以如干卷爲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爲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爲後嗣主。至在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歷，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

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閒，頗宜詮敍。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寔資詳悉。

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原，始自一君，

終爲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爲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閒損益，頗有凡例。

禎明三年，京城陷，乃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祖度之，齊南徐州議曹從事史。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

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進止有節。年十五，以文筆稱。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將近三千餘卷。試策高第，尙書板補梁河東王國右常侍、東宮學士、臨川嗣王府墨曹參軍。大同中，出爲侯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亂，伯陽浮海南至廣州，依於蕭勃。勃平還朝，仍將家屬之吳郡。

天嘉二年，詔侍晉安王讀。尋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事，安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爲禮。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令伯陽爲謝表，世祖覽而奇之。太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

賦詩，勅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

及新安王爲南徐州刺史，除鎭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及新安王還京，除臨海嗣王府限外諮議參軍。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爲辟雍頌，甚見佳賞。〔三〕除鎭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十三年，聞姊喪，發疾而卒，時年六十六。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

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簡文雅尚學業，每自昇座說經，正見嘗預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屬目焉。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國左常侍。

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彭澤令。屬梁季喪亂，避地於匡俗山，時焦僧度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禮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

高祖受禪，詔正見還都，除鎭東鄱陽王府墨曹行參軍，兼衡陽王府長史。歷宜都王限外記室、撰史著士，帶尋陽郡丞。累遷尙書度支郎、通直散騎侍郎，著士如故。太建中卒，時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祖撙，梁吏部尙書、金紫光祿大夫。父彥高，梁給事黃門侍郎。

凝幼聰晤，美容止。既長，博涉經傳，有文辭，尤工草隸。天嘉四年，釋褐授祕書郎，轉廬陵王文學。光大元年，除太子洗馬、司徒主簿。太建元年，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尙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緝治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尋授寧遠將軍、尙書吏部侍郎。

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高宗常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肅聞而有憾。令義興主日譖之於高宗，尋免官，遷交阯。頃之，追還。

後主嗣位，授晉安王諮議參軍，轉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醼於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爲者？」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卽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製小室賦以見志，甚有辭理。陳亡入隋，道病卒，時年四十七。

子君知頗知名。

阮卓，陳留尉氏人。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寧遠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而聰敏，篤志經籍，善談論，尤工五言詩。性至孝，其父隨岳陽王出鎭江州，遇疾而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道路阻絕，卓冒履險艱，載喪柩還都。在路遇賊，卓形容毀瘁，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之，仍護送出境。及渡彭蠡湖，中流忽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皆以爲孝感之至焉。世祖卽位，除輕車鄱陽王府外兵參軍。天康元年，轉雲麾新安王府記室參軍，仍隨府

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遷鄱陽王中衞府錄事，轉晉安王府記室，著士如故。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相聚爲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他，時論咸伏其廉。遷衡陽王府中錄事參軍。入爲尙書祠部郎。遷始興王中衞府記室參軍。

叔陵之誅也，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主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讌賦詩，賜遺加禮。還除招遠將軍、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脩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禎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遘疾而卒，時年五十九。

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衞將軍子春之子。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釋褐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天嘉中，爲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世祖嘗讌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即日召鏗預讌，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累遷招遠將軍、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集

三卷行於世。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如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

「江德操字德藻」或本「江德藻字德藻」，疑。

校勘記

〔一〕中大(同)〔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勑勉撰定儀註　按徐勉卒於大同元年，中大同在大同之後。查梁書武帝紀，梁武帝於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捨身，明「中大同」爲「中大通」之譌，今據改。

〔二〕以之偉掌記室　「偉」字原本缺，據各本補。

〔三〕仍侍臨(成)〔城〕公讀　據梁書南郡王大連傳改。按孫吳赤烏中，析陵陽、石城二縣地置臨城縣，梁屬南陵郡。

〔四〕〔大同〕七年　據南史補。

〔五〕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哥詞　「哥」各本作「歌」。按哥古歌字。

〔六〕臣無容遽變市朝　「變」元龜四六四作「戀」。

〔七〕江德（操）〔藻〕字德藻　據北監本、殿本及南史改。按本書總目、子目均作「德藻」，本傳後文亦同，洪頤煊諸史考異及張森楷校勘記並以作「德操」爲誤。

〔八〕天嘉四年至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　按南康愍王曇朗傳，江德藻與劉師知奉使至齊迎曇朗喪柩，以天嘉三年春還都，則德藻等使齊當在天嘉三年前，「四年」疑「二年」之誤。

〔九〕庾持字允德　「允德」南史作「元德」。

〔一〇〕父〔沙〕彌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補。按庾沙彌梁書有傳。

〔一一〕天監初世祖與持有舊　張森楷校勘記云：「高祖以天監二年生，世祖安得於天監初與持有舊？此必誤也。」今按：以傳文敍事之次第推之，「天監」疑爲「太清」之誤。

〔一二〕坐杖殺縣民免封　南史無「封」字。按上文言「世祖怒之，因坐免」，當是免去其尚書左丞，至此始免其封爵，「封」字非衍文。

〔一三〕（遷）〔還〕爲給事黃門侍郎　據南史改。按此言持免臨安令後，還都爲給事黃門侍郎也。「遷」與「還」形近而譌。

〔一四〕解褐梁安東王行參軍　張森楷校勘記云：「梁無安東王，安東是將軍號，疑此『東』字下有脫文。」

〔一五〕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屍〕　據北監本、殿本及南史補。

〔一六〕相率以家財營葬（具）　據北監本、汲本、殿本及南史刪。

〔一七〕遇有猛獸　「獸」北監本、汲本、殿本作「虎」，下同。按南史亦作「獸」，蓋避唐諱。作「虎」乃後人回改。

〔一八〕遷安成王長史　「史」原本譌「子」，各本不譌，今改正。

〔一九〕并親製祭文遣使者弔祭　北監本、汲本、殿本「文」上無「祭」字，「使」下無「者」字。

〔二〇〕恆有酸恨　「恨」北監本、汲本、殿本作「梗」。

〔二一〕梁大匠卿晏〔子〕之子　據南史補。按梁書陸雲公傳，雲公有兄名晏子，卽此晏子也。

〔二二〕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長）〔刺〕史　據南史改。按州無長史。

〔二三〕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恭之郡　「劉恭」南史作「劉棻」。通鑑梁敬帝紹泰元年「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援江陵」，亦作「劉棻」。下同。

〔二四〕編年之作　「編」原本譌「繼」，各本不譌，今改正。

〔二五〕甚見佳賞　「佳」北監本、汲本、殿本作「嘉」。

陳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爲柵，桀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山太守。荊州陷，曇朗兵力稍彊，劫掠隣縣，縛賣居民，山谷之中，最爲巨患。

及侯瑱鎭豫章，曇朗外示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爲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歐陽頠爲前軍，曇朗紿頠共往巴山襲黃法𣰰，又報法𣰰期共破頠，約曰「事捷與我馬仗」。及出軍，與頠掎角而進，又紿頠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甲仗既少，恐不能濟」。頠乃送甲三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𣰰乘之，頠失援，狼狽退衂，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寨，曇朗僞以女妻定

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竝不願此婚，必須以彊兵來迎」。定乃遣精甲三百并土豪二十人往迎，既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竝論價責贖。

紹泰二年，曇朗以南川豪帥，隨例除游騎將軍。尋爲持節、飆猛將軍、桂州刺史資，領豐城令，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王琳遣李孝欽等隨余孝頃於臨川攻周迪，曇朗率所領赴援。其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寧遠將軍，封永化縣侯，邑一千戶，給鼓吹一部。又以抗禦王琳之功，授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竝如故。及周文育攻余孝勱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事見文育傳。於是盡執文育所部諸將，據新淦縣，帶江爲城。

王琳東下，世祖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氍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斷遏，迪等與法氍因帥南中兵築城圍之，絕其與琳信使。及王琳敗走，曇朗黨援離心，迪攻陷其城，虜其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京師，懸于朱雀觀。〔一〕於是盡收其宗族，無少長皆弃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

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召募鄉人從之，每戰必勇冠衆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竝怨望，乃相率殺續，推迪爲主，迪乃據有臨川之地，築城于工塘。梁元帝授迪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邑五百戶。

紹泰二年，除臨川內史。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信威將軍、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迪，迪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

高祖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慰撫之。琳至湓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猛等與余孝頃相合，衆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城以逼迪。迪使周敷率衆頓臨川故郡，截斷江口，因出與戰，大敗之，屠其八城，生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于京師，收其軍實，器械山積，幷虜其人馬，迪竝自納之。永定二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一千五百戶，給鼓吹一部。

世祖嗣位，進號安南將軍。〔三〕熊曇朗之反也，迪與周敷、黃法𣰰等率兵共圍曇朗，屠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迪出鎭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趑趄顧望，竝不至。豫章

太守周敷本屬於迪，至是與黃法𣰋率其所部詣闕，世祖錄其破熊曇朗之功，並加官賞，迪聞之，甚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不自安，乃使其弟方興率兵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湓城，事覺，盡爲皎所擒。〔天嘉〕三年春，〔三〕世祖乃下詔赦南川士民爲迪所詿誤者，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黃法𣰋、豫章太守周敷討迪。於是尚書下符曰：

告臨川郡士庶：昔西京爲盛，信、越背誕；東都中興，萌、寵違戾。是以鷹鸇競逐，葅醢極誅，自古有之，其來尚矣。

逆賊周迪，本出興臺，有梁喪亂，暴掠山谷。我高祖躬率百越，師次九川，濯其泥沙，假以毛羽，裁解豚佩，仍剖獸符，〔四〕卵翼之恩，方斯莫喻。皇運肇基，頗布誠款，國步艱阻，竟微劾力。龍節繡衣，藉王爵而御下，熊旗組甲，因地險而陵上。日者王琳始貳，蕭勃未夷，西結三湘，南通五嶺，衡、廣戡定，既安反側，江、郢紛梗，復生攜背，擁據一郡，苟且百心，志貌常違，言迹不副。特以新吳未靜，地遠兵彊，互相兼幷，成其形勢。收獲器械，俘虜士民，並曰私財，曾無獻捷。時遣一介，終持兩端。朝廷光大含弘，引納崇遇，遂乃位等三槐，任均四嶽，富貴隆赫，超絕功臣。加以出師逾嶺，遠相響援，按甲斷江，翻然猜拒。故司空愍公，敦以宗盟，情同骨肉，城池連接，勢猶脣齒，彭

亡之禍，坐觀離作，階此釁故，結其黨與。于時北寇侵軼，西賊憑陵，扉屨糇糧，悉以資寇，爵號軍容，一遵僞黨。及王師凱振，大定區中，天網恢弘，棄之度外，璽書綸誥，撫慰綢繆，冠蓋縉紳，敦授重疊。至於熊曇朗勦滅，豐城克定，蓋由儀同法𣄰之元功，安西周敷之効力，司勳有典，懋賞斯舊，惡直醜正，自爲仇讎，悖禮姦謀，因此滋甚。徵出湓城，歷年不就，求遣侍子，累載未朝。外誘逋亡，招集不逞，中調京輦，規冀非常。擅斂征賦，罕歸九府，擁遏二賈，害及四民。潛結賊異，共爲表裏，同惡相求，密加應援。謂我六軍薄伐，三越未寧，屠破述城，虜縛妻息，分襲湓鎮，稱兵蠡邦，拘逼酋豪，攻圍城邑，幸國有備，應時殲殄。

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尋陽太守懷仁縣伯華皎，明威將軍、廬陵太守益陽縣子陸子隆，竝破賊徒，剋全郡境。持節、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定州刺史、〔三〕領豫章太守西豐縣侯周敷，躬扞溝壘，身當矢石，率茲義勇，以寡摧衆，斬馘萬計，俘虜千羣。迪方收餘燼，還固墉堞。使持節、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縣侯法𣄰，雄績早宣，忠誠夙著，未奉王命，前率義旅，既援敷等，又全子隆，裹糧擐甲，仍躡飛走，批羆之旅，驅馳越電，振武之衆，叱咤移山，以此追奔，理無遺類。

雖復朽株將拔，非待尋斧，落葉就殞，無勞烈風；但去草絕根，在於未蔓，撲火止

燎，貴乎速滅，分命將帥，寔資英果。今遣鎭南儀同司馬、湘東公相劉廣德，兼平西司馬孫曉，北新蔡太守魯廣達，持節、安南將軍、吳州刺史彭澤縣侯魯悉達，甲士萬人，步出興口。又遣前吳興太守胡鑠，樹功將軍、前宣城太守錢法成，天門、義陽二郡太守樊毅，雲麾將軍、合州刺史南固縣侯焦僧度，嚴武將軍、建州刺史辰縣子張智達，持節、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吳縣侯吳明徹，樓艦馬步，直指臨川。前安成內史劉士京，巴山太守蔡僧貴，南康內史劉峯，廬陵太守陸子隆，安成內史闕愼，竝受儀同法𣝾節度，同會故郡。又命尋陽太守華皎，光烈將軍、巴州刺史潘純陁，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欣樂縣侯章昭達，竝率貔豹，逕造賊城。使持節、散騎常侍、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史湘東郡公度，分遣偏裨，相繼上道，戈船蔽水，彀騎彌山。又詔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歐陽頠，率其子弟交州刺史盛、新除太子右率邃、衡州刺史侯曉等，〔六〕以勁越之兵，踰嶺北邁。千里同期，百道俱集，如脫稽誅，更淹旬晦，司空、大都督安都已平賊異，凱歸非久，飲至禮畢，乘勝長驅，勦撲凶醜，如燎毛髮。已有明詔，罪唯迪身，黎民何辜，一皆原宥。其有因機立功，賞如別格；執迷不改，刑玆罔赦。

吳明徹至臨川，令衆軍作連城攻迪，相拒不能剋，世祖乃遣高宗總督討之，迪衆潰，妻子悉

擒，乃脫身踰嶺之晉安，依于陳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

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東興、南城、永成縣民，皆迪故人，復共應之。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也，百姓皆棄本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竝分給田疇，督其耕作，民下肆業，各有贏儲，政敎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衞，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鈞，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竝共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頓于建安，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興。時宣城太守錢肅鎭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率師攻迪，詳兵大敗，虔化侯陳詖、陳留太守張遂竝戰死，於是迪衆復振。世祖遣都督程靈洗擊破之，迪又與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轉久，相隨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足痛，舍於邑子，邑子告臨川太守駱牙，牙執之，令取迪自効。因使腹心勇士隨入山中，誘迪出獵，伏兵於道傍，斬之，傳首京都，梟于朱雀觀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

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梁代爲蟹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之，及其妻子。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

及京城陷，異隨臨城公蕭大連，大連板爲司馬，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督責大連軍主及以左右私樹威福，衆竝患之。會景將軍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于子仙。是時大連亦趣東陽之信安嶺，欲之鄱陽，異乃爲子仙鄉導，令執大連。侯景署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景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績，爲景所誅，異獨獲免。

侯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甚盛，州郡憚焉。元帝以爲信安令。荆州陷，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世祖平定會稽，異雖轉輸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泰二年，以應接之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興縣侯，〔七〕邑五百戶。其年遷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增邑三百戶，餘竝如故。又以世祖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永定二年，徵異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

世祖即位，改授都督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

漸爲使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恆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信使。王琳又遣使往東陽，署守宰。及琳敗，世祖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爲郡，實以兵襲之。異出下淮抗禦，恪與戰，敗績，退還錢塘，異乃表啓遜謝。是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喩，且羈縻之，異亦知朝廷終討於己，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世祖乃下詔曰：

昔四罪難弘，大嬀之所無赦，九黎亂德，少昊之所必誅。自古皇王，不貪征伐，苟爲時蠹，事非獲已。

逆賊留異，數應亡滅，繕甲完聚，由來積年。進謝羣龍，自躍於千里，退懷首鼠，恆持於百心。中歲密契番禺，既弘天網，賜以名爵，敦以國姻，儻望懷音，猶能革面。王琳竊據中流，翻相應接，別引南川之嶺路，專爲東道之主人，結附凶渠，唯欣禍亂。既祅氛盪定，氣沮心孤，類傷鳥之驚弦，等窮獸之謀觸。雖復遣家入質，子陽之態轉遒；侍子還朝，隗囂之心方熾。

朕志相成養，不計疵慝，披襟解帶，敦喩殷勤。蜂目彌彰，梟聲無改，遂置軍江口，嚴戍下淮，顯然反叛，非可容匿。且縉邦膏腴，稽南殷曠，永割王賦，長壅國民，竹箭良材，絕望京輦，萑蒲小盜，共肆貪殘，念彼餘甿，兼其慨息。西戎屈膝，自款重關，秦國

依風，竝輸侵地，三邊已乂，四表咸寧，唯此微妖，所宜清殄。可遣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陽郡開國公安都指往擒戮，罪止異身，餘無所問。

異本謂官軍自錢塘江而上，安都乃由會稽、諸暨步道襲之。異聞兵至，大恐，棄郡奔于桃支嶺，於嶺口立柵自固。明年春，安都大破其柵，異與第二子忠臣奔于陳寶應，於是虜其餘黨男女數千人。天嘉五年，陳寶應平，幷擒異送都，斬于建康市，子姪及同黨無少長皆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尙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候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爲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竝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

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竝皆自賣，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八〕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竝奔

歸之，由是大致貲產，士衆彊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晉安太守。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紹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員外散騎常侍。二年，封候官縣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路，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貢獻。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爲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並加封爵。

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迪，世祖因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絕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曰：

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換，魏申宏略。若夫無諸漢之策勳，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納吳濞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姒啓之命，有甘誓之討。況迺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釁深四罪者乎？

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孽，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隅阻絕，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爲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諂，爰肆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謝，網

漏吞舟，日月居諸，弃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寔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瓌珍，竟微職貢。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兼袞繡之榮，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即封戶牖，仍邑櫟陽，乘華轂者十人，保弊廬而萬石。又以盛漢君臨，推恩婁敬，隆周朝會，迺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遠賁恩澤，鄉亭龜組，頒及嬰孩。

自谷遷喬，孰復為擬，而苞藏鴆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裏周迪，盟歃婚姻，自為脣齒，屈彊山谷，推移歲時。及我毅騎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克滙澤之南川，遂敢舉斧，竝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衄，盡殪醜徒。每以罪在酋渠，憫茲驅逼，所收俘馘，竝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網恢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迪又逃刑，誑侮王人，為之川藪，遂使袁熙請席，遠歎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底。至如過絕九賦，剽掠四民，闔境資財，盡室封奪，凡厥蒼頭，皆略黔首。蜑賊相扇，叶契連蹤，乃復踰超瀛溟，寇擾浹口，侵軼嶺嶠，掩襲述城，縛掠吏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

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彖，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刺史

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乘跨滄波，掃蕩巢窟。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九〕累從楊僕，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鼂鼉爲駕，轥方壺而建旗。

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戢，竝卽遣人仗，與紹賓同行。

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伐，遙途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誠，同子顏之勿赦。征南薨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聿遵廣略，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掣封豨，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

潼州刺史李瞻，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區白獸，〔一〇〕壯武將軍脩行師，陳留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闕愼，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寧太守任蠻奴，〔一一〕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按轡揚旌，夷山堙谷，指期掎角，以制飛走。

前宣（威）〔城〕太守錢肅，〔一二〕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德，竝隨機鎭遏，絡驛在路。

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𣰰，戒嚴中流，以爲後殿。

斧鉞所臨，罪唯元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効，非止肆眚，(乃)〔仍〕加賞擢。〔三〕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趑趄，斧鉞一臨，罔知所赦。

昭達既剋周迪，踰東興嶺，頓于建安，余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爲栅。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爲簰。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栅，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身奔山草間，窘而就執，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于建康市。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羣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彊，恣陵侮而爲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姦慝翻覆，夷滅斯爲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

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爲帝之志，勢非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勦，宜哉！

陳寶應傳「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恐有誤。

潼州刺史李腊，或本作「季腊」，或本作「李睹」，疑。

校勘記

〔一〕縣于朱雀觀　殿本考證云「觀」南史作「航」。

〔二〕世祖嗣位進號安南將軍　「安南將軍」世祖紀作「鎭南將軍」。

〔三〕〔天嘉〕三年春　「天嘉」二字各本並脫，今據南史補。

〔四〕仍剖獸符　「獸」北監本、汲本、殿本作「虎」。按此避唐諱改，作「虎」乃後人回改也。

〔五〕定州刺史　周敷傳作「寧州刺史」。

〔六〕衡州刺史侯曉等　「衡州」侯安都傳附曉事蹟作「東衡州」。

〔七〕封永興縣侯　「永興」南史作「永嘉」。

〔八〕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　洪頤煊諸史考異云：「『臨安』當作『臨海』。」按臨海與

永嘉、會稽、餘姚、諸暨並在浙東，若臨安則在浙西矣。寶應自海道來，自當先至臨海也，洪說是。

〔九〕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　篇末附曾鞏等舊校，云「恐有誤」。按此引用三國吳孫權治兵濡須以拒曹軍故事，不誤。

〔一〇〕新州刺史區白獸　「獸」各本同，疑當作「虎」，亦以避唐諱改。

〔一一〕前豫寧太守任蠻奴　「豫寧」各本並作「豫章」。今按元龜二一六作「豫寧」，任忠傳亦作「豫寧」，且下另有豫章太守劉廣德，明作「豫章」者譌。

〔一二〕前宣（威）〔城〕太守錢肅　「宣威」周迪傳作「宣城」，今據改。

〔一三〕（乃）〔仍〕加賞擢　據各本改。

陳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高宗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高宗在江陵爲直閤將軍，而叔陵生焉。江陵陷，高宗遷關右，叔陵留于穰城。高宗之還也，以後主及叔陵爲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侯，邑五百戶。

叔陵少機辯，徇聲名，彊梁無所推屈。光大元年，除中書侍郎。二年，出爲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太建元年，封始興郡王，奉昭烈王祀。進授使持節、都督江郢晉三州諸軍事、軍師將軍，刺史如故。叔陵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己。豫章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慙恥，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

內，亦徵攝案治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尋進號雲麾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加侍中。四年，遷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使持節如故。諸州鎭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暴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臥，燒燭達曉，呼召賓客，說民閒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不飲酒，唯多置餚胾，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其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自呈。答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爲左右，墟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高宗弗之知也。尋進號鎭南將軍，給鼓吹一部，遷中衞將軍。九年，除使持節、都督揚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鼓吹如故。

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叔陵治在東府，事務多關治省閤，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卽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籍籍，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脩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閒，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幷骸骨肘脛，持爲翫弄，藏之庫中。府內民閒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卽逼納。

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中衞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卒，叔陵啓求於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

其母。初喪之日，僞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日，乃令庖廚擊鮮，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侵淫上聞。高宗譴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捶。高宗素愛叔陵，不繩之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軍。

及高宗不豫，太子諸王並入侍疾。高宗崩于宣福殿，翌日旦，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媼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其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媼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焉。叔陵因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莫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

叔陵聚兵僅千人，初欲據城保守，俄而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惶恐，乃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仍謂之曰：「如其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卽遣戴溫、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所，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叔陵自知不濟，遂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趨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

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客)〔容〕陳智深迎刺叔陵，〔一〕僵斃于地，閹豎王飛禽抽刀斫之十數下，馬(客)〔容〕陳仲華就斬其首，送于臺。自寅至巳乃定。

尚書八座奏曰：「逆賊故侍中、中軍大將軍、始興王叔陵，幼而很戾，長肆貪虐。出撫湘南，及鎮九水，兩藩甿庶，掃地無遺。蜂目豺聲，狎近輕薄，不孝不仁，阻兵安忍，無禮無義，唯戮是聞。及居偏憂，婬樂自恣，產子就館，日月相接。晝伏夜遊，恆習姦詭，抄掠居民，歷發丘墓。謝太傅晉朝佐命，草創江左，斲棺露骸，事驚聽視。自大行皇帝寢疾，翌日未瘳，叔陵以貴介之地，參侍醫藥，外無戚容，內懷逆弒。大漸之後，聖躬號擗，遂因匍匐，手犯乘輿。皇太后奉臨，又加鋒刃，窮凶極逆，曠古未儔。賴長沙王叔堅誠孝懇至，英果奮發，手加挫拉，身蔽聖躬。叔陵仍奔東城，招集兇黨，餘毒方熾，自害妻孥。雖應時梟懸，猶未攄憤怨，臣等參議，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汙瀦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制曰：「凶逆梟獍，反噬宮闈，賴宗廟之靈，時從仆滅。〔二〕撫情語事，酸憤兼懷，朝議有章，宜從所奏也。」

叔陵諸子，卽日竝賜死。前衡陽內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中錄事參軍兼記室韋諒、典籤俞公喜，竝伏誅。暠，叔陵舅也，初隨高宗在關中，頗有勤効，因藉叔陵將領歷

陽、衡陽二郡。信以便書記，有寵，謀謨皆預焉。諒，京兆人，梁侍中、護軍將軍粲之子也，以學業爲叔陵所引。

陳智深以誅叔陵之功爲巴陵內史，封游安縣子。陳仲華爲下雋太守，封新夷縣子。王飛禽除伏波將軍。賜金各有差。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之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通精揚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爲新安郡王，邑二千戶。廢帝嗣立，爲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東海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彭城琅邪二郡太守。尋入爲丹陽尹，將軍如故。

太建元年，進號智武將軍，尹如故。秩滿，進號翊右將軍。尋授使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平東將軍、吳興太守。四年，入爲侍中、翊前將軍，遷安前將軍、中領軍。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南豫南北兗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之中，最爲貧窶，高宗每矜之，特加賞賜。伯固雅性輕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轝至於草閒，輒呼民下從遊，動至旬日，所捕麞鹿，多使生致，高宗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

十年，入朝，又爲侍中、鎭右將軍，尋除護軍將軍。其年，爲國子祭酒，領左驍騎將軍，侍中、鎭右竝如故。伯固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擿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爲政嚴苛，國學有墮遊不脩習者，重加檟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

十二年，領宗正卿。十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

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相親狎，伯固又善謿謔，高宗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疵瑕，將中之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毁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之，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遊野外，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叶，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出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揮。知事不捷，便欲遁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同趣白楊道。臺馬(客)〔容〕至，爲亂兵所殺，尸於東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曰：「伯固同茲悖逆，殞身途路。今依外議，意猶弗忍，可特許以庶人禮葬。」又詔曰：「伯固隨同巨逆，自絕于天，俾無遺育，抑有恆典。但童孺靡識，兼預葭莩，寘之甸人，良以惻憫，及伯固所生王氏，〔三〕可竝特宥爲庶人。」國除。

史臣曰：孔子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上自帝王，至于黎獻，莫不嫡庶有差，長幼攸序。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轘磔形骸，未臻其罪，汙瀦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始興王傳「王飛禽除伏波將軍」，或本作「仗後將軍」，疑。

校勘記

〔一〕摩訶馬（客）〔容〕陳智深迎刺叔陵　據南史改，下同。按通鑑亦作「馬容」，胡注云：「行軍，擇便於鞍馬、軀幹壯偉者，乘馬居前，以壯軍容，謂之馬容。」

〔二〕時從仆滅　「仆」南監本作「釋」，北監本、殿本作「殄」。汲本亦作「殄」，下有小注云一作「釋」。

〔三〕及伯固所生王氏　按世祖九王傳序云「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與此異。

曾鞏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撰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

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旣成，與宋、魏、梁、齊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跡，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箸。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書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

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

夫陳之爲陳，蓋偸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尙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自爭奪詐僞，苟得偸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焉。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槪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

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臣恂、臣穆、臣藻、臣覺、臣彥若、臣洙、臣鞏謹叙目錄昧死上。